群　　鼠

（柏林的悲喜剧）

（1911）

章国锋　译

剧 中 人 物

哈罗·哈森罗伊特 前剧院经理
哈森罗伊特太太
瓦尔布尔迦 他们的女儿
施皮塔牧师
艾里希·施皮塔 其子，神学院学生
阿丽丝·吕特布什 女演员
纳塔奈尔·叶特尔 宫廷演员
凯弗尔施坦
克格尔博士 }哈森罗伊特的学生
约恩 泥瓦匠
约恩太太
布鲁诺·梅歇尔克 约恩太太的弟弟
鲍丽娜·皮帕卡尔卡 波兰女仆
西多妮·克诺伯太太
塞尔玛 她的女儿
克瓦夸罗 二房东
基尔巴克太太
希尔克 警察
两个婴儿

第一幕

柏林附近一栋废弃了的骑兵营房，顶楼上一间没有窗户的房间。屋子正中的天花板下吊着一盏点燃的灯，灯下是一张圆桌。后墙正中一条笔直的过道通向钉着铁条的房门，门上挂着一只简陋的门铃，外人进入房间先得拉响此铃。左墙有一扇门通往里间，右墙边竖着一架梯子通向阁楼。

观众可以看到，阁楼和里外两间屋放满了前剧团经理哈罗·哈森罗伊特收藏的各种戏剧服装和道具。

在暗淡的灯光下，人们会以为这是古代宫殿的武器储藏室、古董收藏室或一家出租面具的店铺。

过道和外面房间两边的架子上陈列着头盔和胸甲，站立着硬纸糊成的全副武装的士兵。通往阁楼的梯子旁边守卫着两个身穿盔甲的武士。梯子顶部的阁楼入口处盖着一块常见的活动盖板。

屋子前半部左边靠墙的一张斜面高桌上放着墨水瓶、鹅毛笔和旧帐簿，圆桌旁的高脚凳和几把高靠背椅说明，这是一间办公用的房间。圆桌上摆着一只水瓶和几个玻璃杯。斜面桌上方挂着几幅照片，这是哈森罗伊特扮演卡尔·

莫尔①和其他角色的剧照。

一个巨大的月桂花环套在一个硬纸糊成的武士脖子上，花环的缎带下端用金字写着："献给天才的哈森罗伊特经理！满怀谢意的团员"。另外几条红色的缎带仅有上款："献给天才的卡尔·莫尔"，"赠给无可比拟的、令人难忘的卡尔·莫尔"，等等。整间屋子几乎都被用来存放服装和道具，墙边所有的空地挂满了各个世纪的德国、西班牙和英国剧装，此外还有瑞典马靴以及西班牙和德国的长剑。

左边门上贴着一张白纸，上书"图书室"。

房间里凌乱不堪，到处堆放着旧书、武器、高脚杯、酒瓶以及其他杂物。时间为五月末的一个星期天。

年约三十五岁的约恩太太和年轻的女仆皮帕卡尔卡坐在圆桌边，前者上身撑在桌子上，正使劲劝说着女仆装束的皮帕卡尔卡。后者身穿外套，戴着帽子，僵直地坐着，手执雨伞在地板上划来划去。她那漂亮的脸蛋上满是泪痕，从体形上看已经怀孕，并且即将临产。

约恩太太 嗯，说得对，我也这么说来着，鲍丽娜。

皮帕卡尔卡 那么，我这就去施拉赫腾湖或者哈伦湖，看看在那儿能不能找到他。

［她擦了擦眼泪，准备站起身来。

约恩太太 （按住她的肩膀，阻止她站起来）鲍丽娜，看在上帝的份上，可别这样做，千万别干蠢事，这会闹出笑话来的，

① 卡尔·莫尔，席勒剧作《强盗》中的主人公。

花了钱还得不到结果。你这是何苦呢，挺着大肚子还要去找那坏小子？

皮帕卡尔卡 那就让我的东家今天白等我吧，我一头扎进护城河里淹死算了。

约恩太太 鲍丽娜，可别这样，可别这样，鲍丽娜！叫我说，看在上帝的份上再听我说一句……只要一会儿，听听我给你出的主意！上次在亚历山大广场的标准钟面前碰见你那会儿，我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我当时对你说什么来着？我说，小傻瓜，可得当心你的钱哪，别让他骗走了！这种事好多女孩子都碰到过，成千上万的姑娘吃过哑巴亏！我还说……我还说什么来着？我说，来，让我帮帮你。

皮帕卡尔卡 像现在这个样子，我再也没法回家了。妈妈一眼就会看出来，爸爸准得抓住我的头发把我赶出来。说到钱，我只剩下了缝在外套里子里的两块金币，那坏良心的流氓把我的钱全偷走了，没给我剩下一分钱。

约恩太太 姑娘，你当初要是多长个心眼就好了……听我说，我给你出个主意，这对我们大家都有好处，对你，对我，对我男人保尔都有好处，他是个泥瓦匠，非常想要一个孩子。我们的小阿达尔贝特得痫疾死了。你的孩子就是我们的孩子，你用不着为他担忧。这样，你就可以去找你的心肝宝贝，可以再去做工，回到你父母家里。这种事神不知，鬼不觉，谁也不会知道。

皮帕卡尔卡 我不想活了，还不如跳进护城河死了干净！（她站起身来）我要写张纸条揣在口袋里：是你这个该诅咒的坏种逼得鲍丽娜跳河的！我还要在纸上写出他的名字：乐师阿洛依斯·特奥菲尔。让他晓得，让他的良心永远不得安宁。

约恩太太 等一下，姑娘，我这就给你开门！（装作送皮帕卡尔卡出去。两个女人还没走到过道，布鲁诺·梅歇尔克便探头探脑地从左边门悄悄溜出来，并在桌边站定。布鲁诺·梅歇尔克身材不高，脖子短粗，宽肩膀，额头又窄又低，头发像刷子一样竖着，小小的圆脑袋，相貌凶残，变形的左鼻翼上有一块伤疤。这个大约十九岁的汉子背稍微有点驼，有两只笨拙的大手，长长的胳膊筋肉突起，小小的黑眼睛射出咄咄逼人的光。他手里正摆弄着一只老鼠笼。布鲁诺像招呼一条狗一样向他姐姐吹了一声口哨。）

约恩太太 我马上就回来，布鲁诺。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布鲁诺 （似乎专心地摆弄着老鼠笼）我想，我应该在这儿安几个老鼠笼。

约恩太太 笼子里放了肥肉吗？（对皮帕卡尔卡）他是我弟弟，你不用害怕，姑娘！

布鲁诺 （仍然摆弄着老鼠笼）我看见威廉皇帝了，我今天参观卫兵检阅来着。

约恩太太 （朝向被布鲁诺的相貌吓坏了的皮帕卡尔卡）这是我弟弟，你别走。（对布鲁诺）喂，瞧你这副德行！这姑娘看见你就害怕。

布鲁诺 （如前，头也不抬地）真他妈的丧气，我又不是鬼！

约恩太太 快滚到一边装你的老鼠笼去吧！

布鲁诺 （如前，慢慢走到桌边）是喽。干他妈的这营生真得饿死，还不如卖火柴挣得多呢！

皮帕卡尔卡 我走了，约恩太太。

约恩太太 （怒气冲冲地对布鲁诺）你到底走不走，就不能让我安静一会儿吗！

布鲁诺　（弓起身子）别发火，叶特①，我这就走。（顺从地走进隔壁房间。约恩太太使劲关上门。）

皮帕卡尔卡　他这副样子真可怕，晚上见了准得吓死。

约恩太太　我的天，瞧我把布鲁诺赶到哪儿去了，他要是听见咱们的谈话可就糟了！

皮帕卡尔卡　再见，我不喜欢这地方。你要是还有什么话要对我说，那就到克洛伊茨喷泉旁的长凳上去说吧，约恩太太。

约恩太太　鲍丽娜，我吃了多少苦才把布鲁诺拉扯大。当然，你的孩子会比他幸运二十倍。只要你答应，鲍丽娜，他一生下来我就养活他。以我去世父母的名义起誓——每一年的忌日我都要到吕德斯多夫去，在他们的墓前点上蜡烛，谁也别想阻拦我——以我去世父母的名义起誓，小家伙一生下来，就会过上好日子，没有一位王子和公主会过得像他那样好。

皮帕卡尔卡　我走了，用我最后的一点钱买几瓶硫酸。谁碰见我就活该谁倒霉！我要洒到那勾引他的小娘儿们脸上，泼到他脸上，烧坏他那张漂亮的小白脸！我现在什么也不在乎，我要烧焦他的胡子，烧瞎他的眼睛，只要他跟别的女人在一起！谁碰见我就活该谁倒霉！他欺骗了我，毁了我这一辈子，还抢走了我的钱，败坏了我的名誉！这条该诅咒的狗，勾引了我，又一脚把我踢开，骗了我，让我受这份罪！他要是碰见我就该他倒霉！我要让他变成瞎子，烧坏他的鼻子，让他死无葬身之地！

① 约恩太太的名字叫汉娜叶特，叶特是昵称。

约恩太太 真的，鲍丽娜，以我的生命发誓，只要那小家伙一生下来，从那一刻起，他就会得到一切，就会像富贵人家那样……我怎么说呢？就会要什么有什么。只要你相信我，说声“是”！我把一切都想好了，一切都安排好了，安排好了，鲍丽娜。无论是医生、警察还是你的东家都不会知道这事，而你还可以拿到一百二十三马克，这是我为哈森罗伊特经理打扫房间积攒下来的工钱。

皮帕卡尔卡 我宁愿一生下来就把他掐死也不愿卖掉他！

约恩太太 谁让你卖掉他啦，鲍丽娜？

皮帕卡尔卡 从去年十月到现在我一直担惊受怕，吃了多少苦头！未婚夫抛弃了我，房东太太把我赶了出来，我连个睡觉的地方都找不到。我作了什么孽，所有的人都咒骂我，嘲笑我，讨厌我？

约恩太太 依我看，这是因为那个贼坯子还没有受到上帝的惩罚。

〔未等二人发觉，布鲁诺又从左边门里溜了出来，手里仍摆弄着老鼠笼。

布鲁诺 （阴阳怪气，然而又似乎不是故意地）灯！

皮帕卡尔卡 我害怕这个人，快放我走！

约恩太太 （怒声呵斥布鲁诺）还不快滚到你该去的地方去！我说过我会叫你的。

布鲁诺 （无动于衷地）嘿，真见鬼，我只不过说了一句“灯”。

约恩太太 你疯了不成？“灯”是什么意思？

布鲁诺 你没听见有人在外面用钥匙开门吗？

约恩太太 （吓了一跳，侧耳静听，并拉住准备走的皮帕卡尔卡）嘘！真的有人来了！别走，再等一会儿！

〔布鲁诺继续摆弄老鼠笼，两个女人紧张地倾听。

约恩太太 （小声地、害怕地对布鲁诺）我怎么什么也没听见？

布鲁诺 你这干瘪的老蜘蛛，得再长两只耳朵才能听见！

约恩太太 三个月来，经理还是头一次礼拜天上这儿来。

布鲁诺 那戏子要是来了，我就给他套上笼头。

约恩太太 （生气地）别胡说！

布鲁诺 （讪讪地对皮帕卡尔卡）小姐，你信不信，八月份在舒曼马戏团，我每天得赶着驴上场表演三次？干这种事我可从来没害怕过。

皮帕卡尔卡 （似乎到现在才发觉自己在一个奇怪的地方，吃惊地）圣母玛利亚，我在什么地方？

约恩太太 这会儿谁会到这儿来呢？

布鲁诺 肯定不是经理，他走起路来像个木桩，脚步不会这么轻。

约恩太太 姑娘，你还是先躲一躲，听话，先上楼去呆一会儿吧。不然，叫人看见可就糟了。

〔皮帕卡尔卡在惊慌之中不得不听从。她爬上梯子，掀开盖板。约恩太太走到门边，准备在紧急情况下挡住门。皮帕卡尔卡消失在阁楼里，屋里只剩下约恩太太和布鲁诺。

布鲁诺 出了什么事，好心的姐姐？

约恩太太 这跟你屁也不相干，懂吗！

布鲁诺 我是看你吓成这个样子，赶紧把那小妞藏起来才问的。这本来关我屁事。

约恩太太 那你就别瞎打听！

布鲁诺 谢谢，我这就走。

约恩太太　混小子，你知道我干吗叫你来吗？

布鲁诺　（油腔滑调地）干吗发那么大的火，叶特，我惹你了吗？你今天是怎么了？我得去找我的宝贝儿，我困了。昨天晚上我只在动物园的草堆里打了个盹，后来又到煤市广场去溜达了一会儿。（把裤子口袋翻过来）这会儿，我得去找点儿吃的。

约恩太太　呆在这儿不许动！你要是再像一条狗那样闲逛，就别想从我这儿得到一分钱！布鲁诺，你开始走上邪路了。

布鲁诺　我讨厌世界上的一切，怎么样？谁让我是个穷鬼来着？难道我应该像乞丐那样去讨饭？（掏出一只肮脏的钱包）这里头连他妈的一个小钱也没有。还有什么话快说；不然就让我走。

约恩太太　还有什么话？你在问谁呢？瞧瞧你那德行，还有什么用？除了靠你姐姐养活，屁用都没有。我连自己都顾不过来，还得可怜你这二流子和小偷。

布鲁诺　我知道你有时候连自己都顾不过来。

约恩太太　你五、六岁就开始干坏事了。那时候父亲就对我说，你这一辈子大概不会有什么出息，让我别再为你操心。我那规规矩矩的男人……这样的好人你打着灯笼也难找。

布鲁诺　行啦，行啦，这我都知道！见鬼，这一切难道都是我的错？打我一生下来，就没有人喜欢我，没人瞧得起我，这能怪我吗？好啦，看样子你这儿用不着我捉老鼠了。继续干你那见不得人的勾当吧！

约恩太太　（对着布鲁诺的鼻子晃了晃拳头）要是你敢走露一点儿风声，我就打断你的腿，要你的命！

布鲁诺　别害怕，我不会说出去的。（爬上梯子）就当我什么也

没看见，什么也没听见，这总行了吧。

〔他掀开盖板消失在阁楼里。约恩太太赶紧捻灭灯，摸黑走到图书室的门边，溜进图书室，半掩上门。

从大门那边传来钥匙插进锁孔里转动的声音，接着是开门的声音。过道里响起轻轻的脚步声，同时传来柏林大街上的喧闹、小孩的哭声以及院子里一只八音盒演奏的声音。

瓦尔布尔迦·哈森罗伊特忐忑不安地走进来。她还不到十六岁，长得很漂亮，一副天真的样子，手里拿着阳伞，穿一件浅色连衣裙。

瓦尔布尔迦　（愣了一会儿神，侧耳静听，然后胆怯地）爸爸！这儿有人吗？爸爸，爸爸！（紧张地听听有没有动静，然后又说）这儿怎么有煤油味？（摸到一盒火柴，划着一根想点灯，却被滚烫的灯罩烫了一下）哎哟！烫死我了，谁在这儿？（尖叫着要跑开。）

〔约恩太太出现在她面前。

约恩太太　哟，瓦尔布尔迦小姐，别大喊大叫，请您安静一点，是我在这儿。

瓦尔布尔迦　天哪，您差点把我吓死，约恩太太！

约恩太太　怕什么呀，小姐？您星期天上这儿来干吗？

瓦尔布尔迦　（一只手捂住胸口）我的心都快跳到嗓子眼了，约恩太太。

约恩太太　您怎么啦，瓦尔布尔迦小姐，您怕谁呀？您大概听您父亲讲过，我每天都得在这上头同这些箱子柜子什么的打交道，抹灰擦土，倒腾这些老古董。过三、四个星期，等到我把这一千二百或是一千八百件破烂玩艺儿收拾完一

遍，就得再从头开始。

瓦尔布尔迦　我刚才吓了一跳，那灯罩把我的手给烫了，约恩太太。

约恩太太　原来是这么回事。这灯刚才还亮着，半分钟前我才把它吹熄。（揭起灯罩）我就不怕烫，我的手粗。（点着灯）瞧，这下子又亮了，我又把它点着了。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我简直不明白。

瓦尔布尔迦　您看上去真像个幽灵，约恩太太。

约恩太太　我像什么？

瓦尔布尔迦　是这么回事，刚从太阳地里走进这黑洞洞的……这发霉的、阴森森的屋子，就好像看见许多幽灵似的。

约恩太太　好了，小幽灵，您上这儿来干吗？您是一个人还是同别人一起来的？您爸爸还来不来？

瓦尔布尔迦　不，爸爸今天到波茨坦拜会一个大人物去了。

约恩太太　那您到这儿来干什么？

瓦尔布尔迦　我吗？我只不过来溜达溜达。

约恩太太　是这样。我说，您还是赶快离开这里吧，在这间堆破烂的屋子里可晒不到太阳。

瓦尔布尔迦　您也应该去晒晒太阳，您看上去脸色发灰。

约恩太太　哼，太阳只是为上等人准备的！我得每天在这儿吃灰——快走吧，我的小姐，我得开始干活了！我生来就是这个命，离开灰呀土呀就没法活。（咳嗽。）

瓦尔布尔迦　（怯生生地）您别告诉我爸爸，说我上这儿来过。

约恩太太　我吗？我又不是没事干。

瓦尔布尔迦　（似乎漫不经心地）要是施皮塔先生问起……

约恩太太　谁？

瓦尔布尔迦　就是在我们家里当家庭教师的那位先生……

约恩太太　嗯，怎么样？

瓦尔布尔迦　您能不能告诉他，我到这儿来过，可一会儿又走了？

约恩太太　那么，就是说，我可以告诉施皮塔先生，您上这儿来过，但不能告诉您爸爸？

瓦尔布尔迦　（脱口而出）看在上帝的份上，千万别告诉他，亲爱的约恩太太！

约恩太太　哼，您要小心，可得留神哪！有些像您一样出身好人家的女孩子就进了龙骑兵大街的班房，甚至在巴尔尼姆大街的监狱里毁了一辈子。

瓦尔布尔迦　约恩太太，您不是说——不是以为，我和施皮塔先生的关系有些越轨或者不成体统吧？

约恩太太　（惊慌地）别出声！有人在用钥匙开门！

瓦尔布尔迦　快把灯吹灭！

［约恩太太飞快地把灯吹熄。

瓦尔布尔迦　是爸爸！

约恩太太　小姐，快到阁楼上去！

［两人顺着梯子爬上阁楼，紧接着将盖板锁上。

前剧院经理哈罗·哈森罗伊特和宫廷演员纳塔奈尔·叶特尔从大门走进过道。哈森罗伊特中等身材，脸刮得光光的，约模五十岁，走路时步子迈得很大，显出旺盛的精力。他的脸部线条高贵，眼里射出果敢的光芒，行为举止不受任何拘束，这说明他有火一样的性格。他身穿一件浅色外套，里面是燕尾服，脚穿一双漆皮鞋，高礼帽推到脑后。从敞开的外套可以看到他胸前挂着几枚勋章。叶特尔

身穿白色的法兰绒上衣，外罩一件薄外套，左手拿着一顶草帽和一根精美的手杖，脚穿一双黄色皮鞋。他看上去五十多岁，脸也刮得很干净。）

哈森罗伊特 （高声叫道）约恩，约恩太太！瞧，这就是我的宝藏，亲爱的叶特尔！尘世繁华转瞬即逝①！我在这儿保存了我演戏一辈子留下来的宝贝，已经作过了必要的整理：破铜烂铁，旧衣烂衫！约恩，约恩！她刚才还在这儿，灯罩还烫手呢。（划着一根火柴点上灯）天已经亮了，让世界毁灭吧！好了，现在你可以在灯光下好好看看我这蛀虫、老鼠和跳蚤的天堂啦。

纳塔奈尔·叶特尔 您大概已经收到我写的明信片了，亲爱的经理先生。

哈森罗伊特 约恩太太！我得看看她是不是在阁楼上。（灵活地爬上梯子，摇了摇盖板）锁了！钥匙当然是在这蠢猪的裙子口袋里。（用拳头生气地捶打着盖板）约恩，约恩！

纳塔奈尔·叶特尔 （有些不耐烦地）经理，难道离了约恩太太就不行吗？

哈森罗伊特 什么？你以为我会穿着燕尾服，带着勋章，亲自为你从这三百只柜子和箱子里翻找你巡回演出需要的破布吗？我可是刚刚受到亲王接见来着！

纳塔奈尔·叶特尔 对不起，我可不是穿上破布去巡回演出！

哈森罗伊特 见鬼，那你就光着身子去演出吧！我才不在乎呢，这碍着我屁事！别忘了你在跟谁说话！并不是宫廷戏子叶特尔——管你是谁呢——吹一声口哨，哈罗·哈森罗伊特

① 下面加点的词句原文为拉丁文，下同。

就会俯首贴耳地听你摆布！难道就因为一个小丑需要一顶破帽子或两只旧靴子，我这个堂堂的绅士就得牺牲星期天下午宝贵的时间，像一条狗那样在破烂堆里爬来爬去，闯遍每一个角落吗？不，朋友，那你可找错人了！

纳塔奈尔·叶特尔 （平静地）您能不能告诉我，经理，是谁惹您发这么大的火？

哈森罗伊特 你这混蛋，一个钟头前我还受到一位亲王的款待来着，在此以后，正因为如此！就因为你，我才坐上一辆该死的马车，急急忙忙赶回这该死的地方……假如你不懂得尊重别人的好意，那就快滚！

纳塔奈尔·叶特尔 您约好让我四点钟来，却让我在这阴森的房子里，在这条臭烘烘的走廊上，在一帮孩子的戏弄下足足等了一个钟头！我耐心地等，对您没发一句怨言，而您现在却来劲了，拿我当出气筒！

哈森罗伊特 混蛋……

纳塔奈尔·叶特尔 您见鬼去吧，我可不吃您这一套！您当我的小丑都不配，只配到大街上去翻跟头！

［他怒气冲冲地拿起帽子和手杖走了。

哈森罗伊特 （愣住了，爆发出一阵狂笑，对着叶特尔的背影喊）别丢人现眼了，我又不是出租面具的！（传来门锁撞上的声音。哈森罗伊特掏出怀表）这头该死的猪！讨厌的蠢驴！感谢上帝，这该死的东西终于走了！（他把怀表装进口袋，紧接着又掏出来，侧着耳朵听外面的响动，然后不耐烦地在屋里走来走去。他猛地站住，对着高礼帽里的一面小镜子照了一会儿，细心地梳了梳头发，又走到圆桌旁，打开桌上放着的几封信，嘴里哼着）

啊，斯特拉斯堡，啊，斯特拉斯堡，

你这美丽的城市。

（他重又看了看怀表。突然，他头顶上的门铃响了）一分钟也不差！女人在这种事情上总是很准时的！（匆忙地去开门。观众可以听见他高兴地大声问候某个人。不久，他那洪亮的声音便被一个女人银铃般的笑声压倒了。过了一会儿，他陪着一个打扮得很漂亮的年轻女人——阿丽丝·吕特布什——重新出现了）阿丽丝，小阿丽丝！过来，到灯这边来！我得好好看看，你可还是我当帝国直辖区剧院经理那会儿的那个小阿丽丝！小宝贝儿，我那时看着你长大，看着你学走路，还教你说话！你总是把“头儿”说成“砣儿”，哈哈哈！你还记得吧？

阿丽丝·吕特布什 瞧你说的，经理，你不会说我忘恩负义吧？

哈森罗伊特 （揭去她的面纱）小宝贝儿，你越来越漂亮了！

阿丽丝·吕特布什 （脸色绯红，高兴地）你也根本没见老．还是从前那样子。可是，这楼上太黑了，有点叫人害怕。哈罗，你能不能打开窗子？这儿的空气都快发霉了。

哈森罗伊特 庇里科克坐在庇里科克山顶上！

托姆斯饿了七年整，

只把老鼠和耗子吞。

说真的，我这几年的日子的确不好过。亲爱的阿丽丝，虽然我没给你写过一封信，但我会从头到尾原原本本地告诉你的。

阿丽丝·吕特布什 我给你写了那么多信，可你一封也不回，这可不怎么好。

哈森罗伊特　干吗要回信呢？哈哈哈！连我自己都想不出办法，给一个小姑娘写信又有什么用？嘿！从虚无中产生的还是虚无。蛀虫和尘土，尘土和蛀虫，哈哈哈，这就是我在西部边境为德国文化拚命工作的结果！

阿丽丝·吕特布什　你没把这些服装和道具留给库尔茨经理？

哈森罗伊特　"啊，斯特拉斯堡，啊，斯特拉斯堡，你这美丽的城市。"不，小宝贝儿，我没把这些东西留在斯特拉斯堡。那个饭馆跑堂的，酒吧间的小丑，下等舞厅里端盘子的家伙，接替我的位置以后不想要这堆破烂！这该死的白痴，不可救药的笨蛋！哼，所以我就把这些东西带走了。可是，为此我却把我演戏辛辛苦苦挣来的四万马克，还有我那好太太从娘家带来的五万马克全赔进去了！真见鬼！不过，这些玩艺儿能保存下来，对我也是一个安慰。瞧，哈哈哈，瞧这一帮凶神！（摸了摸几个硬纸糊成的全副武装的武士）你还认识它们吗？

阿丽丝·吕特布什　我当然认识我的老搭档。

哈森罗伊特　嘿，这些可怕的家伙，还有那上面吊着的挂着的，地上摆着的放着的，终于被捡破烂的老哈森罗伊特保存下来了，经过这几年的折腾仍然完好无损！不过，我们还是来谈谈高兴的事儿吧。我从报上看到，陛下要请你到柏林来演出呢！

阿丽丝·吕特布什　可我并不怎么在乎，我情愿在你手下演戏。你得答应我，要是你再组织剧团，就……我马上就中止同别人签的合同！（哈森罗伊特放声大笑）我在一个地方剧院干了三年，受了整整三年罪。我不喜欢柏林，更不想进宫廷戏班子，在那儿日子更不好过，演的尽是些倒胃口

的戏。你知道，我乐意在你这儿演戏，我喜欢这些道具。

[她走到武士旁，摆出同样的姿势。

哈森罗伊特 哈哈哈！那就来吧，忠心耿耿的小武士！

[他张开双臂。阿丽丝扑到他怀里，两人长时间地接吻。

阿丽丝·吕特布什 哈罗，现在告诉我，你太太好吗？

哈森罗伊特 苔莱泽很好，尽管她整天愁眉苦脸，却越来越胖了。宝贝儿，小宝贝儿，你真香！（把她拉到怀里）你知道你是多么危险吗？

阿丽丝·吕特布什 你是说我有点儿冒傻气吧？要是那样，我可的确有点儿危险。

哈森罗伊特 我的天！

阿丽丝·吕特布什 在这个可怕的地方，爬上三层楼梯，躲在这发霉的屋子里和你约会，这对我们俩不是都有点危险吗？另外，在楼梯上我差一点儿碰上纳塔奈尔·叶特尔。谢天谢地，幸亏我赶快藏到一个角落里，才没让他看见！要是这位宫廷戏子发现我到这儿来看你，也许会给我们带来麻烦的。

哈森罗伊特 我大概把日期写错了。这家伙一口咬定是我约他今天下午到这儿来的。哈哈哈！

阿丽丝·吕特布什 我隔着六级楼梯看见他时，他的脸色很难看，好像刚刚吵过架。还有那帮讨厌的孩子，我上楼梯时就在我身边窜来窜去，嘴里还大喊大叫。这帮小畜生，还不到桌子高，就满嘴脏话。

哈森罗伊特 （大笑，变得严肃）嗯，你瞧，我已经习惯这种环境了。在这坟墓一样的旧房子里，所有的男人和女人都穿

得破破烂烂，邋邋遢遢地跑来跑去，成天打架，吵嘴，叹气，挨饿，像牛马一样干活，可还是填不饱肚子。还有的人干着见不得人的勾当。在这儿什么人都有，流氓、小偷、骗子、强盗，多得没法数，而你的老经理哈森罗伊特就生活在他们中间，哈哈哈，就像柏林人常说的那样，同他们盖一条被子，哈哈哈！小宝贝儿，我现在的日子很艰难哪！

阿丽丝·吕特布什 你知道我在动物园车站下火车时碰见谁了？碰见了施塔特哈尔特公爵！我上了那老色鬼的马车，跟他乱七八糟地胡扯了一通。后来你猜怎么着？我们在一条林荫道上突然遇见了陛下，他骑着马，背后跟着一大群随从。我想，这下可糟了！老公爵也吓得要死。不过，陛下只举起一个手指头做出警告的姿势。注意，往下就精彩了！陛下冷不防问我，要是哈森罗伊特重新当上经理，我还想不想回斯特拉斯堡去演戏。我听了高兴得差点儿跳起来！

哈森罗伊特 （脱下外套扔在一边，露出胸前的一排勋章）你大概不知道宫廷里吃早饭是多么排场吧？可我见识过！我今天在波茨坦刚刚跟鲁勃莱希特亲王一起吃过早餐！不错，也许你的朋友又会时来运转！

阿丽丝·吕特布什 亲爱的，你简直像一位大人物，像一位将军！

哈森罗伊特 怎么样，你大概还没见过这些勋章吧！还记得我们演克莱尔欣和哀格蒙特[①]时的情景吗？我们应当痛饮一

① 歌德的戏剧《哀格蒙特》中的男女主人公。

杯！（两人重又拥抱）及时行乐！来一杯香槟，天真的小宝贝儿，你的老经理、老相好和朋友已经好久不喝酒了！（打开一个柜子，取出一瓶酒）这酒还不赖！（拔出瓶塞。门铃响）嘘，见鬼！是哪个该死的混蛋星期天下午敢到这儿来拉铃？（铃声更响了）小宝贝儿，快到图书室去躲一躲！（铃声重又响起，阿丽丝急忙走进图书室）活见鬼，这家伙疯了！（向门口走去）我这就来开门，你要是等不及，那就滚蛋！（传来他开门的声音）什么，你说什么？"是我，瓦尔布尔迦小姐"？我可不是瓦尔布尔迦小姐，我不是那小姑娘，我是她爸爸！啊，是您，施皮塔先生！我是她爸爸，是她爸爸！您有什么事？（哈森罗伊特和艾里希·施皮塔，一个戴眼镜、相貌端正、脸部线条分明的二十一岁的年轻人，一起出现在过道里。施皮塔是神学院学生，身穿黑色长袍，背有点弯，由于长期不见阳光和营养不良，脸色苍白，身体瘦弱）您想在这个阴暗的仓库里给我女儿上课吗？

施皮塔 我坐马车经过这儿时似乎看见瓦尔布尔迦小姐进了这幢房子的大门。

哈森罗伊特 您大概眼花了，亲爱的施皮塔。我女儿同她母亲这会儿正在英国教堂里，我想，正在做祈祷。

施皮塔 假如我打扰了您，那就请您原谅。我冒昧地上楼来，是为了来陪陪她，然后再送她回家。我想，在这个老鼠出没的地方，她会感到害怕的。

哈森罗伊特 好啦，好啦，可她不在这儿，亲爱的施皮塔，我很遗憾。我自己也是偶尔上这儿来的，为了写几封信，当然，还有别的急事需要处理。您还有什么事吗，我的好施

皮塔？

〔施皮塔擦着眼镜，显得有点窘。

施皮塔 刚一到这漆黑的地方，真有点不习惯。

哈森罗伊特 您是不是想要您的工钱？可惜，我上街时口袋里从来不多带钱。请您耐心点，等我回家后再付给您。

施皮塔 这事您不用着急，经理先生。

哈森罗伊特 既然您这样说，那好。不过，我现在忙得很，施皮塔先生……

施皮塔 尽管如此，我还是想利用这次偶然的机会占用您一点宝贵的时间。只要一分钟，经理先生。我可不可以提一个简短的问题？

哈森罗伊特 （掏出怀表，望着表说）那就一分钟，我看着表，亲爱的施皮塔。

施皮塔 我想，提问和回答加起来都用不了一分钟。

哈森罗伊特 那就快说！

施皮塔 您看我有没有演戏的才能？

哈森罗伊特 我的天！您疯了吗？请原谅，未来的牧师先生，我有点失礼了。古人虽然说过，自然跳跃并非坏事，可您的跳跃太不自然了，叫我摸不着头脑。咱们还是别谈这事吧！我相信，一提起它，咱们即使讨论三、四个星期，甚至三、四年也得不出结果。您是学神学的，亲爱的，出身在一个牧师家庭，怎么会产生这样的念头？您有关系有门路，前程也有保障嘛！

施皮塔 啊，这是深思熟虑的结果，是经过长期激烈的思想斗争才作出的决定，经理先生！当然，我还没对任何人透露过，这完全是我个人的秘密。我幸运地结识了您一家人，

从那一刻起我就感到，我找到了真正的生活目的。

哈森罗伊特 （极不耐烦地）我很荣幸，我和我的家庭真太荣幸了！（把手放在施皮塔的肩膀上）不过我求求您，咱们还是以后再谈吧，我有要紧的事情要办！

施皮塔 您要是不答应，我就坐在这儿不走了！反正我已经打定了主意！

哈森罗伊特 是谁引出您的怪念头的，未来的牧师先生？我一直很器重您，甚至羡慕您那平静的牧师家庭。可是，在这样一个大城市异想天开地要当什么演员，这可太过分了！这种事并不是人人都干得了的，对您来说更是如此！年轻人，您知道当戏子是什么滋味吗？总而言之，我要是您父亲，就会把您关起来，直到您完全放弃这种愚蠢透顶的想法。简直不可思议！好了，再见吧，亲爱的施皮塔。

施皮塔 我认为，不管是关起来还是别的什么暴力手段，都不能动摇我的决心。

哈森罗伊特 可是年轻人，您当不了演员！您那副样子，您的眼镜，尤其是您又尖又哑的嗓子，根本不适合当演员！

施皮塔 既然生活中有我这样的丑八怪，那么在舞台上为什么就不应该有呢？我认为，一副动听的嗓子，加上席勒——歌德——魏玛式的矫揉造作，不仅不值得提倡，而且是极其有害的。问题是，您愿不愿意收我这个丑八怪学生。

哈森罗伊特 （匆忙穿上外套）不！首先，我的学校就是一个席勒——歌德——魏玛式的矫揉造作的学校；其次，我没法向您的父亲交待；第三，咱们之间的争吵已经够多了。每次上完课，吃过晚饭，咱们都要吵一回。再这样下去咱们也许会打起来的。就这样吧，施皮塔，我还要去赶马车。

施皮塔　我已经把这事告诉我父亲了，我给他写了一封十二页的长信，向他逐条说明了我的理由……

哈森罗伊特　那位老先生一定会乐得蹦起来！年轻人，快走吧，不然我就要发疯了！

〔他使劲拽着施皮塔离开了房间。观众可以听见门锁响的声音。房间里静悄悄的，从外面传来柏林大街上嘈杂的声音。阁楼的盖板掀开了，瓦尔布尔迦急急忙忙从梯子上下来，背后跟着约恩太太。

约恩太太　（压低声音，使劲地）您怎么啦？不是什么事也没发生吗！

瓦尔布尔迦　约恩太太，我差点喊出声来，我几乎忍不住要喊了！上帝呀，我简直受不了！

约恩太太　那就往嘴里塞块手绢，小姐！到底出了什么事？瞧您这副样子！

瓦尔布尔迦　（牙齿碰击着，竭力压制着恐惧）我差点……差点吓死过去，约恩太太！

约恩太太　是什么把您吓成了这个样子？

瓦尔布尔迦　您没看见那个可怕的人吗？

约恩太太　他有什么可怕？他不过是我弟弟，偶尔帮我打扫一下这里的卫生。

瓦尔布尔迦　还有那姑娘，坐在角落里背对着我，一直在小声哭泣。

约恩太太　您母亲生你的时候，不也是这样么！

瓦尔布尔迦　爸爸要是再回来，那我就完了。

约恩太太　那就赶快离开，别再磨蹭了！（送惊恐万分的瓦尔布尔迦出去，又转身回到屋里）谢天谢地，这小丫头什么也没

发觉！

〔她拿起拔掉塞子的酒瓶，又拿起桌上的一只玻璃杯倒了满满一杯，然后爬上梯子，在阁楼里消失了。哈森罗伊特紧接着回到屋子里。

哈森罗伊特 （刚走到门边便唱道）“啊，圣母特烈莎，降临人世吧！”（喊）阿丽丝！（仍然站在门边）出来吧，帮我用这根铁条把门顶牢！阿丽丝！（走到圆桌边）看谁还敢再来打搅我们！喂，小精灵，你藏在什么地方？阿丽丝！（注意到酒瓶，拿起来举到空中）怎么？已经空了一半？见鬼！（从图书室传来华丽的花腔女高音的歌声）哈哈哈！我的天，她已经有点醉了！

第 二 幕

同一栋房子的三楼，约恩太太的家，天花板上面便是哈森罗伊特经理贮存道具的房间。这是一间宽敞的、天花板很高的、漆成灰色的房间，看得出来以前曾是一间营房。房间的后墙上，一扇双开的门通向走廊，门上安了一只可以从外面拉响的铃。门右边，一道一人多高的木板墙一直伸向舞台前部，并在离舞台前沿两米处绕个直角与右边的墙连接。隔开的这块地方显然是卧室，木板墙里露出几个柜子的顶部。

从门外进来，左边是一只蒙着漆布的沙发，沙发背靠着木板墙，墙上点缀着几幅照片：穿着军服的泥瓦匠约恩，约恩和约恩太太的结婚照，如此等等。沙发前面有一张椭圆形的桌子，上面铺了一块褪了色的桌布。从外面进来，必须经过沙发和桌子才能到达卧室门。卧室门上挂着一块花布作为门帘。

木板房前面靠舞台的地方放着一只收拾得很整洁的碗橱，墙边是炉子。这一小块地方当然是厨房了。

房间左面的墙上有两扇窗户，靠近舞台前沿的那扇窗户边安了一块刨得很光滑的木板，权当写字台，台上放着

纸卷(施工图)、描图纸、折尺、圆规、角尺等物。离观众较远的那扇窗下有一块踏板，踏板上是一张桌子和一张小椅子，桌上放着几只玻璃杯。两扇窗都没有窗帘，但下半部用花布遮着。房里的陈设除此之外还有一张旧的藤躺椅和几把木椅子。

整个房间虽然家具很少并极其简陋，却给人以干净、整齐、井井有条的感觉，这在没有孩子的家庭常常可以见到。

五月末的一天，下午大约五点钟。温暖的阳光从窗户射进房里。泥瓦匠约恩，一个四十来岁、满脸胡子、相貌善良的男子，正惬意地站在那张代替写字台的木板前看着施工图并不时记录着什么。约恩太太坐在另一扇窗前的椅子上做针线活。她看上去面色苍白，好像刚刚经历过一件大事，但是有一种十分满意的神情，只不过眼里不时流露出不安和担心的光。她身边有一辆崭新的、漂亮的婴儿车，车里睡着一个刚刚生下来的婴儿。

约恩 （谦卑地）孩子他妈，我把窗子开一条缝，抽一袋烟怎么样？

约恩太太 你又想抽烟了？我看还是算了吧！

约恩 我并不是一定要抽，只不过说说而已。好了，我再嚼一块烟草总行吧。

〔他拿出一块烟，满意地嚼着。

约恩太太 （过了好一会儿）喂，你不是要到户口登记处去吗？

约恩 那儿的人对我说，我还得再去一次，详细说明这孩子出生的地点和时辰。

约恩太太　（嘴里衔着针）你当时干吗不说清楚呢？

约恩　我知道吗？我根本不知道。

约恩太太　你怎么不知道？

约恩　我当时又不在家。

约恩太太　哼，你家在柏林，可整年都呆在阿尔托那，每个月顶多回家一次，当然不会知道家里发生了什么事。

约恩　领班的活儿最忙，我不呆在那儿行吗？另外，我到那儿去干活，是因为那儿钱挣得多。

约恩太太　可我在信里告诉过你，我们家添了个小家伙。

约恩　这我知道，我也是对户口登记处的人这么说来着！我说，孩子当然是生在我们家里。可他说，怎么能说是当然呢！我又说，难道他生在屋顶上的老鼠窝里不成？我很生气，因为他胡说什么也许不是生在我们家里。他也火了，对我大喊大叫道："你怎么能用这样的口气跟我说话！"我说："我是靠干活糊口的，不是靠口气吃饭的，户籍官先生！"接着，他就让我详细说明日期和时辰……

约恩太太　我不是详详细细给你写在一张纸条上了吗，保尔？

约恩　我一生起气来就把什么都忘了。我相信，假如他当时问我："你是泥瓦匠保尔·约恩吗？"我恐怕也会回答不知道。反正那时我有点晕晕乎乎，我刚刚同弗里茨一起喝了一杯，后来又碰到舒伯特和屠夫卡尔，他们说我应该请客，因为我当上了父亲。喝过酒他们仍不罢休，还在户口登记处的大门外等着。我当时想，他们爱等多久就等多久吧！所以当那家伙问我，我老婆是在哪幢房子里生下这孩子的，我就说不清了，只好哈哈大笑。

约恩太太　不管你喝酒没喝酒，保尔，你都是那副德行！

约恩　连你也这样说！不管怎么样，你这老太婆还能生下孩子，这就够使我高兴得晕晕乎乎了。

约恩太太　你还是赶快到户口登记处去吧，告诉他们，你的孩子是你老婆五月二十五号在自己家里生下的。

约恩　不是五月二十六号吗？我告诉他们是五月二十六号来着！难怪他们看出我有点没把握？如果真是那样，那倒也罢了。不然你就自己去。

约恩太太　我吗？还是算了吧，二十六号就二十六号！（门开了，塞尔玛·克诺伯推着一辆破旧的婴儿车走进来。与约恩太太那辆婴儿车相比，它简直太寒酸了，车里躺着一个用破布裹着的婴儿）不，不，塞尔玛，你把一个生病的孩子弄到我家来，以前没什么，现在可不行！

塞尔玛　他咳嗽得很厉害，我妈妈抽烟抽得太凶了，约恩太太。

约恩太太　我对你说过，塞尔玛，你随时都可以到这儿来取牛奶和面包什么的，可这小可怜虫最好还是呆在他妈妈身边！我的小阿达尔贝特要是传染上痨病可不是玩的！

塞尔玛　（带着哭腔）妈妈昨天和今天都没回家。这孩子吵得我晚上没法睡觉，整夜哭个不停，我困死了，真想从窗口跳下去，要不就把小赫尔弗哥特丢在大街上逃走，逃到连警察也找不到的地方去。

约恩　（望着生病的孩子）看上去好像好一些了。孩子他妈，我看还是行行好吧！

约恩太太　（坚决地，把塞尔玛和婴儿车推出门）快走吧，别待在这儿！这可不行，保尔，谁要是自己有了孩子，就顾不上别人的孩子了。天晓得克诺伯那该死的女人跑到哪儿去

了。塞尔玛是另一回事，你可以随时上这儿来，甚至可以在这儿睡一会觉。

〔塞尔玛推着婴儿车下。约恩太太立即插上门。

约恩 你以前不是经常照顾这小家伙吗？

约恩太太 你懂个屁！小阿达尔贝特要是传染上什么病怎么办？

约恩 这倒也是。不过，还是别叫他阿达尔贝特行不行？用一个刚生下八天就死了的孩子名字称呼他可不大好。我总觉得有点不吉利。

〔有人敲门，约恩准备去开门。

约恩太太 你要干什么？

约恩 外面有人敲门。

约恩太太 （赶紧用钥匙锁上门）我简直晕头转向了，所有人都往这儿跑！（侧耳静听，然后又大声喊）我才不开门哪，你有什么事？

一个女人低而粗的声音 我是哈森罗伊特太太！

约恩太太 （意外地）啊，我的天！（打开门）您别见怪，经理太太！我不知道是您！

〔哈森罗伊特太太，一个五十多岁、患气喘病的胖女人，走进屋，后面跟着瓦尔布尔迦。她的衣着不像第一幕中那样华丽，手里拿着一个大包裹。

哈森罗伊特太太 您好，约恩太太！尽管这楼梯很难爬，我还是想来看看……想来看看你们家发生的大喜事。

约恩太太 感谢上帝，我现在的日子好过多了，经理太太。

哈森罗伊特太太 这大概是您丈夫吧，约恩太太？应该说……凭良心说，您太太在您不在家的日子里可从来没抱怨过，

总是……总是在楼上我丈夫的道具储藏室里高高兴兴地干活。

约恩 的确是这样，她实在太高兴了，经理太太。

哈森罗伊特太太 假如您经常……能更经常回家来……回家来看看，您太太会更高兴的。

约恩太太 我有一个吃苦耐劳的好男人，经理太太。因为保尔在外面干活，我也不想老在家呆着。保尔的弟弟十二岁就进了初级军官学校……对一个男人来说，没有孩子，生活就简直没有意思。他产生了希奇古怪的念头，想到汉堡去挣大钱，甚至还想去美国。

约恩 那只不过是一时的想法而已。

约恩太太 您瞧，我们这些小人物……像我们这种人，只有苦苦煎熬才能勉强过得去，可是……（摸了摸约恩的头发）我们也有欢喜和忧愁。您瞧，他高兴得眼泪都流出来了。

约恩 三年前我们也有一个孩子，可是刚生下来八天就死了。

哈森罗伊特太太 这事我丈夫……我丈夫已经……已经告诉过我了。你们当时很悲伤。你们知道，我丈夫对谁……对谁心眼都那么好。对邻居，对给他干活的人……更是这样，不论他们遇到好事……还是坏事……他都像自己的事……那样关心。

约恩太太 （拍了拍约恩的肩膀）我还记得他抱着小棺材坐在车上的样子，甚至不让掘墓人碰那棺材。

约恩 （擦去眼里的泪水）的确是那样，我当时不准任何人碰一下。

哈森罗伊特太太 你们简直想象不到……想象不到，今天吃午饭的时候，我们……我们突然喝了点酒！三年来，我们一

直只喝水和咖啡……这是我们唯一的饮料！我丈夫——您知道，他到阿尔萨斯去了十一、二天，今天刚刚回来……我丈夫说，让我们为好心的约恩太太干一杯，因为——他用他那动听的嗓子喊道——因为她向我们证明，上帝……上帝对一颗母亲之心的祈求并不是无动于衷的！我们为您干了一杯！瞧，我还受我丈夫的……特别委托，给您带来了……带来了一个索氏牛奶过滤器。瓦尔布尔迦，把纸包打开！

〔哈森罗伊特经理推开虚掩着的门径直走进屋。他戴着高礼帽和手套，身穿双排扣的浅色外套，手里拿着一根银柄的西班牙手杖，总的说来，是一身稍显陈旧的工作装束。一进门，他便急促地、滔滔不绝地说开了。

哈森罗伊特 （擦着额头上的汗）好热啊！柏林太热了，先生们！而彼得堡又发生了霍乱！您向我的学生施皮塔和凯弗尔施坦抱怨您的孩子老是胖不起来，约恩太太。说到底这是我们这个时代堕落的迹象，大多数母亲不能养活或不愿养活她们的孩子。您曾经有一个男孩得痢疾死了，约恩太太。毫无办法，我们必须正视现实！为了使您不至于再碰上坏运气，不让那帮大娘大婶们好心的忠告——它们对婴儿大多是极其危险的——牵着鼻子走，我太太按照我的吩咐给您送来了这个煮牛奶的器具。我正是用它养活了我那一群孩子，其中包括瓦尔布尔迦……嘿，这不是约恩先生吗！好极了，皇帝需要士兵！而您却需要一个传宗接代的，约恩先生！热烈祝贺您！

〔他使劲同约恩握手。

哈森罗伊特太太 （站在婴儿车旁）他生下来……生下来有多

重？

约恩太太 刚好八磅零十克。

哈森罗伊特 （兴高采烈、大声而响亮地）哈哈哈！上等产品！八磅零十克德意志人的肉！

哈森罗伊特太太 这眼睛，这鼻子，和他父亲一模一样！小家伙的确……的确长得非常像您，约恩先生。

哈森罗伊特 您大概会让他加入基督教会吧？

约恩太太 （幸福而得意地）他是在教区礼拜堂的洗礼石上正儿八经地接受牧师的洗礼的。

哈森罗伊特 好极了！他的教名是什么？

约恩太太 那当然还得好好商量一下，就像所有的男人起教名那样。我觉得布鲁诺这名字就不错，可他不同意。

哈森罗伊特 布鲁诺这名字的确不坏。

约恩 布鲁诺这名字当然不坏，我也想不出更好的了。

约恩太太 可你说什么来着，你说我有一个弟弟比我小十二岁，也叫布鲁诺。当然，他有时不学好，可那都是别人把他带坏的，他本人并不坏！你总是不相信！

约恩 （脸红脖子粗地）你知道他是个什么东西，你知道！难道我的孩子应该起一个无赖的名字？他是个地道的无赖！我对他简直没办法……而且他还受到警察监视。

哈森罗伊特 （大笑）我的天，那您就给小家伙起另一个无赖的名字吧！

约恩 愿上帝保佑我，我为他操过心，给他在机械厂找了份活儿，可结果怎么样？只有生气和耻辱！愿上帝保佑我，他别来碰我的孩子！（握紧拳头）不然，我就对他不客气！

约恩太太 你放心，保尔，布鲁诺不会上这儿来的，我可以向

你担保。可我弟弟在我困难的时候帮助过我。

约恩 你那时候为什么不叫我回来？

约恩太太 像你这样胆小的男人回来又有什么用？

哈森罗伊特 您崇拜俾斯麦吗，约恩？

约恩 （搔了搔头）我自己也说不清，可跟我一起干活的泥瓦匠都不喜欢俾斯麦。

哈森罗伊特 那就是你们的胸膛里没有一颗德意志人的心！而我却给在皇家海军服役的大儿子起了个名字叫奥托！你们可以相信，（指着车里的婴儿）这新的一代人会懂得他们为维护德国的统一，为了这伟大的英雄业绩应该做些什么。（拿起瓦尔布尔迦从包裹里取出的煮奶金属锅，举到空中）嗯，这煮奶器的用法很简单：这个锅，还有这些瓶子——先在每个瓶子里倒三分之一的牛奶，然后再加三分之二的水．把瓶子放到灌满开水的锅里，让锅里的水保持在沸点上。这样，一个半钟头后，瓶子里的牛奶就没有细菌了。化学家把这叫做消毒。

约恩 我们工头的老婆给她的双胞胎喝的牛奶也是经过消——消——消毒的。

〔有人敲门。哈森罗伊特的学生，凯弗尔施坦和克格尔博士，两个二十至二十五岁的年轻人，走进屋里。

哈森罗伊特 （看到了他的学生）耐心点，先生们，我马上就来！我现在正在传授关于婴儿喂养和护理的知识呢。

凯弗尔施坦 （大头，长鼻子，没有胡子，脸色苍白，表情严肃，嘴角边带着恶作剧的神态。用一种做作的庄严声调说）我们是东方三国王①。

① 耶稣降生时，东方的三个国王看见天上升起了新星，便前来祝贺。

哈森罗伊特　(仍然举着煮奶器)你们是什么?

凯弗尔施坦　(如前)我们来祝贺孩子的诞生。

哈森罗伊特　哈哈哈！如果你们是东方的三个国王，先生们，那么还缺少一位。那第三位呢?

凯弗尔施坦　第三位是我们戏剧表演界的新同学，神学院学生艾里希·施皮塔，由于发生了一件社会心理方面的偶然事件，他不得不在布鲁门大街和瓦尔纳剧院街的拐角上耽搁一会儿。

克格尔博士　我们都赶快溜走了。

哈森罗伊特　您瞧，在您家上空升起了一颗新星，约恩太太，你们说，咱们那个好心的江湖医生施皮塔又在大庭广众之下医治社会创伤啦?哈哈哈！依然故我！对别人，他可真有一副热心肠。

凯弗尔施坦　那儿挤满了人，而他似乎在人群中发现了一位女朋友。

哈森罗伊特　依我浅薄之见，年轻的施皮塔先生更适合于当护士或者当救世军。不过，他却一定要当演员。

哈森罗伊特太太　孩子们的家庭教师施皮塔先生想当演员?

哈森罗伊特　请允许我告诉你，太太，他已经把他的打算对我说了——亲爱的凯弗尔施坦，你要是带来了麝香和没药，那就快拿出来吧！你知道，你老师的才能是多方面的。一会儿我还要给我那些渴望文艺女神乳汁的学生们输送精神营养呢！过一会儿……

凯弗尔施坦　(拍打着一个存折)我把这件东西，一个绝对可靠的银行存折，放在我们这位小泥瓦匠的漂亮的婴儿车旁，祝愿他将来至少能当上政府的建筑部长。

约恩 （将几只玻璃杯摆在桌上，又取出一瓶酒，拔掉塞子）喂，这次我得打开这瓶伯泽名酒。

哈森罗伊特 您瞧，越是富有的人得到的就越多，约恩太太。

约恩 （倒酒）不能说泥瓦匠约恩不关心他的孩子，先生们！当然，我只能算关心他的人之一，先生们！（除哈森罗伊特太太和瓦尔布尔迪，所有的人都拿起酒杯）干杯！孩子他妈，咱们也得碰杯！

〔大家碰杯，饮酒。

哈森罗伊特 （以责难的口吻）太太，你也应该同我们一起喝一杯。

约恩 （收拾完桌上的杯、瓶）我不想再到汉堡去了，让工头找一个顶替我的人吧。为了这事，我和他已经吵了三天。现在我得走了，公司里叫我六点钟去一趟。如果工头不同意，那也就只好对不起了，我总不能永远撂下我的家庭不管。我有一个同行……只要我一句话，就可以在新的国会大厦工地上找到活儿干。我为这个工头干了十二年，也该换换地方了。

哈森罗伊特 （拍拍约恩的肩膀）对极了！我完全同意您的看法，泥瓦匠先生。我们的家庭生活不是几个钱、几句好话就能换来的。

〔神学院学生艾里希·施皮塔上。他的帽子沾满污垢，外衣也弄脏了，没戴领结。他显得很激动，脸色苍白，用手帕擦着手。

施皮塔 请原谅，我可以在您这儿洗一洗吗，约恩太太？

哈森罗伊特 哈哈哈！看在上帝的份上，您这是怎么啦，我的好施皮塔？

施皮塔 我只不过是送一位太太回了家，经理先生，其他并没什么。

哈森罗伊特 （跟众人一起对施皮塔的话大笑一阵之后）嘿，你们听听！他还补充了一句：其他并没什么。您就这样向大家报告吗？

施皮塔 （愕然地）为什么不呢？那是一位穿着体面的太太，在这幢房子的楼梯上我经常遇见她，她在街上摔了一交。

哈森罗伊特 啊，瞧您说的，讲详细点好不好，亲爱的施皮塔。看起来，那位女士把您的衣服弄脏了，手也弄伤了。

施皮塔 啊，不。这大概是那些流氓干的。那位太太晕过去了，一名警察想把她扶起来，可他笨手笨脚的，那位太太又摔倒在马路上，一辆公共马车差一点从她身上轧过去。我实在看不下去，虽然我承认，在大街上做好事并不是有身份的人的义务。

〔约恩太太将婴儿车推进木板隔开的小屋，然后端着一盆水走出来，将盆放在椅子上。

哈森罗伊特 也许那位女士从事的是一种受政府控制和管理的国际性赚钱行当？

施皮塔 在这种情况下我才不管她是干什么的呢。值得一提的是那匹拉车的马，经理先生，为了不至于踩着那个躺在地上的女人，它的左蹄在空中停留了五六分钟，甚至八分钟之久。（施皮塔的话又引起一阵哄笑）你们在笑！依我看，这匹马的行为丝毫也不可笑。完全可以理解，为什么有些人向它欢呼鼓掌，有的甚至跑进面包店拿来面包圈喂它。

约恩太太 依我看，那匹马应该狠狠地踩她！（约恩太太的话又引起一阵哄笑）克诺伯这臭娘儿们，应当把她捆在宪兵广

场上示众，应该用皮鞭抽她，使劲地抽，打得她皮开肉绽！

施皮塔　我不认为中世纪的野蛮会完全销声匿迹，不久前这样的事还发生过。1837年在柏林的监狱广场，人们就曾经把一个叫梅耶尔的寡妇从下到上撕成了两半。（取下眼镜上的碎镜片）我得马上去配副眼镜。

约恩　（对施皮塔）请原谅，您是不是把那打扮入时的女人送到过道对面的那间房子去了？我太太刚才说得对。她不是别人，正是克诺伯！这女人远近闻名，自己呆在下流的地方不算，还把十二、三岁的女孩子送进火坑。她成天在外面喝酒鬼混，却撂下自己的孩子不管，而且，一喝醉酒就打孩子。

哈森罗伊特　（打起精神，沉思地）好了，先生们，我们已经耽搁了一刻钟，现在该上课去了。我的时间有限，今天的课得准时结束。太太，咱们走吧！再见，先生们！

〔哈森罗伊特挽住他太太的胳膊走下，后面跟着凯弗尔施坦和克格尔博士。约恩也拿起他的宽边帽。

约恩　（对约恩太太）我也该去找工头了。

〔约恩下。

施皮塔　您能不能借一条领带给我？

约恩太太　让我找找，看保尔的抽屉里有没有。（拉开桌子的抽屉，大惊失色）耶稣啊！（从抽屉里拿出一绺用彩线束着的婴儿头发）这儿有一束头发！这是我死去的孩子，小阿达尔贝特躺在棺材里时他爸爸剪下来的。（脸上突然掠过一丝深深的悲哀，但随即又变得开朗了）嗯，还是把它放在婴儿车上吧！（拿着那束头发，以一种奇特的快乐神情一面向瓦尔

布尔迦和施皮塔示意，一面向木板房走去。婴儿车的三分之二从木板房露出来。她把头发放在婴儿的枕头边）过来，快过来！（神秘地向两个年轻人招手。后者走到婴儿车旁）瞧这头发，不是和小宝宝的头发……和他的头发一模一样吗？

施皮塔　不错，连颜色都一模一样！

约恩太太　这样就好，这样就好，我不要更多了！（推着婴儿车消失在木板房里。）

瓦尔布尔迦　艾里希，你不觉得约恩太太的行为有点奇怪么？

施皮塔　（拿起瓦尔布尔迦的手，羞怯而热烈地吻着）我不知道，不知道！或许我有点心不在焉，反正我看一切东西都觉得暗淡无光，这也许是心情不好的缘故。你收到我的信了吗？

瓦尔布尔迦　当然。可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不上我家来。

施皮塔　原谅我，瓦尔布尔迦，我不能来。

瓦尔布尔迦　为什么不能来？

施皮塔　因为我的心碎了。

瓦尔布尔迦　你想当演员，这是真的吗？你想改行？

施皮塔　我最终将成为什么样的人，这取决于上帝！不过，我决不当牧师，不当乡村牧师！

瓦尔布尔迦　听着，我找人算过命了。

施皮塔　荒唐，瓦尔布尔迦，你不该这样做。

瓦尔布尔迦　我向你发誓，艾里希，一点都不荒唐。算命的女人对我说，我有一个秘密的未婚夫，是个演员。当然，我嘲笑了她一番。紧接着，妈妈就告诉我你想当演员！

施皮塔　真的吗？

瓦尔布尔迦　真的！算命的女人还对我说，由于一个人的来访，我们会经历许多磨难。

施皮塔　我父亲马上要到柏林来，瓦尔布尔迦，这位老先生会给我们增加许多麻烦，这倒是真的。父亲还不知道我们的事，不过即使没有口袋里这几封信，我内心也早已和他闹翻了，这些信就是他对我的忏悔的回答。

瓦尔布尔迦　的确有一颗凶险、嫉妒、恶毒的星笼罩着我们的约会。我过去非常崇拜我爸爸，但从那个星期天起，我一见到他就脸红。不管我多么努力克制自已，我都无法问心无愧地正视他的眼睛。

施皮塔　你和你爸爸也有裂痕吗？

瓦尔布尔迦　啊，假如光是这样就还好了！我曾经为爸爸而自豪，可现在一想到你可能会知道那件事，我就浑身发抖。你可能会瞧不起我们。

施皮塔　我？我会瞧不起你们？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好姑娘。不过，我这就毫无保留地告诉你：我有一个比我大六岁的姐姐，在一个贵族家庭当家庭教师。有一天终于出事了……当她跑回父母家，想在那儿得到庇护时，我那虔诚信奉基督教的父亲却把她赶出了大门。他当时大概想：即使是耶稣基督也会这样做。从此以后，我姐姐就渐渐堕落了。过一阵子，咱们可以到席尔德霍恩去，看看那儿所谓自杀者的小公墓。我姐姐最后便埋葬在那里。

瓦尔布尔迦　（拥抱施皮塔）可怜的艾里希！这事你可从来没向我透露过一个字。

施皮塔　现在就不同了，我不是都告诉你了吗？我还要同爸爸

谈这件事，即使和他闹翻也不在乎。每次我看到一个可怜的穷人遭到践踏，或者一个流氓欺侮一个妓女，我都会十分激动，不能克制自已。每逢这种时候，你总是感到奇怪。有时，我还会产生幻觉，觉得在大白天看到了鬼，看到了我死去的亲姐姐。

〔鲍丽娜·皮帕卡尔卡上。她的衣着与第一幕中完全一样，脸色似乎更加苍白，但显得更漂亮了。

皮帕卡尔卡 早上好！

约恩太太 （在木板房里）谁来了？

皮帕卡尔卡 我是鲍丽娜，约恩太太。

约恩太太 鲍丽娜？我不认得什么鲍丽娜。

皮帕卡尔卡 我是鲍丽娜·皮帕卡尔卡，约恩太太。

约恩太太 谁？——啊，请你等一下，鲍丽娜！

瓦尔布尔迦 再见，约恩太太。

约恩太太 （从木板房走出，仔细地拉好门帘）再见！我和这姑娘有点事要说，你们上街去逛逛吧！（施皮塔和瓦尔布尔迦匆忙下。约恩太太锁上门）原来是你呀，鲍丽娜。有什么事吗？

皮帕卡尔卡 有什么事？我心急火燎地赶来，再也没法等了。我得看看怎么样了。

约恩太太 看什么？什么怎么样，鲍丽娜？

皮帕卡尔卡 （有点心虚）看看他身体好不好，长得怎么样。

约恩太太 谁身体好不好，长得怎么样？

皮帕卡尔卡 你应该什么都知道呀！

约恩太太 我应该知道什么？

皮帕卡尔卡 孩子是不是平安无事。

约恩太太　哪个孩子？什么平安无事？你说清楚！你满嘴胡说些什么！

皮帕卡尔卡　如果我把事情的真相全都说出来，约恩太太……

约恩太太　哪件事情？

皮帕卡尔卡　我的孩子……

约恩太太　（使劲打了她一个耳光）你再胡说一句，我就打烂你的嘴，叫你觉得你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快滚，别让我再看见你！

皮帕卡尔卡　（向门跑去，使劲摇晃着上了锁的门）打人啦！救命，救命！我受不了啦！（大哭）开门！约恩太太打人了！

约恩太太　（态度完全变了，搂住鲍丽娜，不让她走）鲍丽娜，看在上帝的份上，鲍丽娜！我鬼迷了心窍！好了，我给你赔不是行不行？你还要我怎么样？鲍丽娜，我向你下跪，鲍丽娜，鲍丽娜，我向你赔罪好不好？

皮帕卡尔卡　你为什么打我？我这就去警察局，告你打人。我要去告你，去警察局！

约恩太太　（把脸伸过去）你也打我一个耳光吧！这样就好了，你也可以出一口气。

皮帕卡尔卡　我这就去警察局……

约恩太太　这样你就报了仇。我说，姑娘，这样你就不吃亏了！你为什么不打？姑娘，快打呀！

皮帕卡尔卡　打你一个嘴巴有什么用。

约恩太太　（自己打自己的脸）瞧，我的脸也肿了。姑娘，打呀，别客气！来吧，把你的气都发出来。打完了……鲍丽娜姑娘，我再给你和我自己煮一杯真正的咖啡，上帝可以作证，不是那种廉价的代用品。

皮帕卡尔卡 （态度缓和了些）你为什么突然翻脸不认人，对我这可怜的姑娘那么凶，约恩太太？

约恩太太 我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过来，鲍丽娜，坐下吧！快坐下，美人儿。我很高兴你来看我。我这坏脾气是母亲传给我的，我出生在布吕肯勃莱希。有时候我简直没法控制自己。我母亲多次对我说，你要当心，孩子，不然会遇到不幸的。她也许说得对。你过得好吗，鲍丽娜？现在在干什么？

皮帕卡尔卡 （掏出一把钞票和银币，数也不数，放在桌子上）这是你给我的钱，我用不着它了。

约恩太太 我不晓得我什么时候给过你钱，鲍丽娜。

皮帕卡尔卡 啊，你完全知道这是什么钱！它像火一样烫手，像毒蛇一样在枕头底下……

约恩太太 我在什么地方……

皮帕卡尔卡 我有一次疲倦地睡着了，梦见这钱像毒蛇一样从枕头底下钻出来，缠在我身上，还咬了我一口，我吓得叫喊起来。后来房东太太叫醒了我，我就像死过去一样躺在地板上。

约恩太太 别去想这些了，鲍丽娜！喝一点酒吧！（给皮帕卡尔卡斟一小杯白兰地）再吃一块点心，我丈夫昨天过生日。

［她取出一盘蛋糕，从上面切下一块。

皮帕卡尔卡 我吃不下，约恩太太。

约恩太太 这对你的身体有好处，你一定得吃！我真高兴，鲍丽娜，你的体质好，恢复得这么快。

皮帕卡尔卡 我得看看他，约恩太太。

约恩太太 看什么，鲍丽娜？你想看什么？

皮帕卡尔卡 要是脱得开身，我早就来了。我来就是为了看看他。

〔约恩太太的脸色变得苍白，原来满脸堆笑、几乎低三下四的神情不见了，由于担心而微微颤抖的嘴唇紧闭着，一言不发。她站起身来走向碗橱，，一把抓起咖啡磨，使劲往里扔了一把咖啡豆，走回来坐下，将咖啡磨夹在两膝之间，手执摇柄，以一种受折磨的仇恨眼光怔怔地望着皮帕卡尔卡。

约恩太太 是这样！你想看什么？现在突然想看看那个你曾经想亲手掐死的小可怜虫了？

皮帕卡尔卡 我？

约恩太太 你还想赖吗？那我就揭发你。

皮帕卡尔卡 你已经把我折磨得够了，让我受尽了苦难，约恩太太。你老是跟着我，一刻也不让我安静，直到我在那间阁楼上，在那堆发霉的破烂里生下这孩子。你让我抱一线希望，让那个坏小子吓唬我，给我算命，看我的未婚夫会不会对我回心转意，还干这干那，我差不多要发疯了。

约恩太太 你确实发疯了！一点不错，完完全全发疯了！我折磨了你？你这忘恩负义的东西！我从阴沟里把你拉上来，在暴风雪中把你从标准钟那儿接回家！你当时是一副什么模样！一副完全绝望的样子，呆呆地望着点煤气路灯的老头儿。不错，我跟着你，但那完全是为了你不被警察抓走，不被关进警察的囚车，不被小偷拐走！我不让你安静，折磨你，是怕你怀着孩子去投河！（模仿皮帕卡尔卡的腔调）“我要去跳护城河，约恩太太！我要掐死这孩子，用别针扎死它，然后跑到那流氓弹七弦琴的酒吧间去，当着众人

的面把死孩子扔在他面前！”你当时就是这么说的。我那时成天守着你，有时陪你到半夜，直到把你送上床还在安慰你，等你睡着了才走开。你一觉睡到第二天中午，直到所有的教堂敲响了钟才醒过来。不错，我就是这样吓唬你，让你抱着希望，让你不得安宁的！你把这一切都忘了吗？

皮帕卡尔卡　可是，他是我的孩子，约恩太太……

约恩太太　那你就从护城河里把他捞上来吧！

〔她猛地站起身，在屋里快步走来走去，一会儿拿起这样，一会儿拿起那样，但随即又放下。

皮帕卡尔卡　我不能看看我的孩子吗？

约恩太太　你跳到水里去找他吧！那样你就能看见他了，我不会再阻拦你。

皮帕卡尔卡　好吧，你可以打我，骂我，往我头上扔脸盆，但在我知道孩子在哪儿并且亲眼看见他以前，谁也别想把我从这儿赶出去。

约恩太太　（安抚地）我已经把他送给别人抚养了。

皮帕卡尔卡　撒谎！我听见他咂嘴的声音，他明明就在木板房里！（木板墙后面的婴儿啼哭起来。皮帕卡尔卡向挂着门帘的那扇门奔去，并以一种并非装出来的、但有些过分的哭腔喊）别哭，可怜的、可怜的小宝贝！妈妈来了！（约恩太太几乎下意识地一个箭步窜到门前，拦住皮帕卡尔卡，绝望地哽咽着，挥舞着拳头）让我进去看看孩子！

约恩太太　（神情可怕地）看着我！姑娘，看看我的脸！你以为跟我这种人……可以开玩笑吗？（皮帕卡尔卡呜咽地坐下）坐在那儿嚎吧，哭吧！即使你嗓子哭肿了也没有用！你要

是敢进去，不是你死就是我死！这孩子也活不成！

皮帕卡尔卡 （愤愤地站起身）好吧，那你就等着吧，会有好戏看的，约恩太太！

约恩太太 （重新变得缓和）鲍丽娜，我们之间的事已经了结了。孩子在最可靠的人手里，你干吗要自寻烦恼呢？你拖着个孩子打算怎么办？你应该去找你的未婚夫，做点更有用的事，这总比整天听孩子哭，为孩子担惊受怕要好。

皮帕卡尔卡 你说对了，恰恰是这样！他一定得要我！所有的人……连基尔巴克太太都这么说。她给我看病时就这样说来着。我不能让步！他一定得要我！户籍登记处的人也给我出主意，我告诉他我落到了什么地步，在阁楼生下了这孩子，他很生气，并且对我说，我决不能让步！他说我是个可怜的、被人欺侮的姑娘，还掏出钱包，给了我一个塔勒零两个格罗申。好吧，你不让我进去就算了，约恩太太，我今天来只不过是要告诉你，明天下午五点钟会来人！来干吗？区里要派一个保育员来看看孩子的情况。反正我明天还会来找麻烦的。

约恩太太 （呆板、惊愕地）什么？你去过户口登记处了？

皮帕卡尔卡 干吗不呢，我反正不想进监狱。

约恩太太 你在户口登记处说了些什么？

皮帕卡尔卡 别的没什么，只不过说我生了个男孩。我真说不出口，啊，上帝，我的脸涨得通红，恨不得钻到地底下去！

约恩太太 是这样！既然你这样害臊，姑娘，那你干吗要去报告呢？

皮帕卡尔卡 因为我的房东，还有基尔巴克太太老是催我。是

基尔巴克太太领我去的。

约恩太太　那么，户口登记处的人都知道了？

皮帕卡尔卡　当然，他们什么都知道，约恩太太。

约恩太太　我不是一再叮嘱过你……

皮帕卡尔卡　我不能不报告！难道我应该让他们把我送进普洛岑湖的监狱？

约恩太太　我对你说过，由我去报户口。

皮帕卡尔卡　我问过户口登记处的人，他们说没人去申报过。

约恩太太　那你是怎样申报的呢？

皮帕卡尔卡　我说孩子的名字叫阿洛伊斯·特奥菲尔，放在约恩太太处抚养。

约恩太太　那么，明天就会来人喽？

皮帕卡尔卡　委托监护处的一位先生要上这儿来。不是这样吗？我说，你还是冷静点，聪明点。你刚才可把我吓坏了。

约恩太太　（失神地）的确是这样，事情已经没法挽回了。到了这个地步已毫无办法了。

皮帕卡尔卡　既然是这样，我能不能看看孩子，约恩太太？

约恩太太　今天不行！明天吧，鲍丽娜。

皮帕卡尔卡　今天为什么不行呢？

约恩太太　因为他今天身体不好，鲍丽娜。那么明天吧，下午五点钟行吗？

皮帕卡尔卡　房东太太告诉我，命令上写着，明天下午五点钟，一位城里来的先生要上这儿来视察。

约恩太太　（推着皮帕卡尔卡向外走，自己也一同出门。声音呆滞地）好吧，让他来吧！

〔约恩太太在走廊上站了一会儿，然后独自回到屋里。她的神态发生了奇怪的变化，目光呆滞，精神恍惚。她匆匆地向卧室门走了几步，突然沉思地站住，接着又中断沉思快步走到窗边，转过身，重又陷入茫然无措的状态。她像夜游病人一样慢慢地走到桌边坐下，双手托腮，失神地望着前方。

塞尔玛·克诺伯上。

塞尔玛 约恩太太，妈妈在睡觉，我饿坏了，能给我一片面包吗？（约恩太太无精打采地站起身，机械地从一个大面包上切下一块。塞尔玛发觉她有点异样）是我，约恩太太！你怎么啦？小心别让刀切了手！

约恩太太 （喘着粗气，渐渐地变成干嚎，手中的面包和刀滑落在桌上）害怕！忧虑！你们知道这一切吗！（浑身颤抖，寻找一件支撑物，以免摔倒。）

第 三 幕

一切如第一幕。煤油灯亮着，过道里有微弱的灯光。

哈森罗伊特正在给他的三个学生——施皮塔、克格尔博士和凯弗尔施坦上戏剧课。他在坐在桌边，一面拆看信件，一面用裁纸刀在桌上敲着拍节。在他前面，一边站着克格尔和凯弗尔施坦，另一边站着施皮塔，作为《墨西拿的新娘》① 中的两支合唱队。三人脚下用白色粉笔画了一个大的方框，像棋盘一样，方框分成六十四个小格。瓦尔布尔迦坐在斜面桌旁的一堆账簿上，手里翻着一本大账簿。在他們后面站着这幢房子的管理员和二房东克瓦夸罗，一个四十多岁的矮胖男人。他是一个流动马戏班的班主，自己也是马戏班的主要演员，说话时带着喉音，又尖又高。他穿着一件还算干净的衫衣，没扣扣子，外罩一件薄外衣，手里拿着帽子。

克格尔博士和凯弗尔施坦 （充满激情地）

我满怀敬畏地向你致意，

① 《墨西拿的新娘》，席勒的戏剧名。

你这辉煌的殿堂，

哺育我的君主的

伟大的摇篮，

圆柱支撑着巍峨的宫殿。

剑鞘里沉睡着……

哈森罗伊特 （生气地喊）停！注意句号和停顿，句号和停顿！你们不是在摇八音盒！《墨西拿的新娘》里的合唱不是八音盒摇出来的小曲！"我满怀敬畏地向你致意"，从头再来一遍，先生们！"我满怀敬畏地向你致意，你这辉煌的殿堂！"应该这样，先生们！"剑鞘里沉睡着闪着寒光的宝剑"，停顿！"巍峨的宫殿"，停顿！继续唱，先生们！

克格尔博士和凯弗尔施坦

剑鞘里沉睡着

闪着寒光的宝剑，

凶恶的蛇发女妖

紧锁在庄严的大门前。

因为……

哈森罗伊特 （粗暴地）停！难道你们不知道什么是停顿吗，先生们？你们连最基本的知识都不懂！"凶恶的蛇发女妖"，停顿！要斩钉截铁，不能拖泥带水！停顿，死一般的寂静，好像你们自己也不存在了！然后从胸膛里爆发出最强的声音！看在上帝的份上，别像蚊子哼哼！"因为……"继续唱！

克格尔博士和凯弗尔施坦

因为复仇女神的儿子

以他神圣的誓言守卫着

你不可侵犯的门槛……

哈森罗伊特 （跳起来狂喊，并走来走去）誓言，誓言，誓言！你们不知道什么是誓言吗，凯弗尔施坦？"誓言守卫着"，"复仇女神的儿子"，誓言就是复仇女神的儿子发出的，克格尔博士！加强音量，知道吗？要让最后一排的观众也起鸡皮疙瘩，汗毛直竖！听着："因为复仇女神的儿子以他神圣的誓言！！！——守卫着……"复仇女神的儿子是地狱之神里最可怕的神！不用再重复了，继续下去！不过你们要记住，誓言与慕尼黑人喝啤酒时吃的小萝卜是两码事！

施皮塔 （朗诵）

我的心在胸膛里燃烧…

哈森罗伊特 停！（跑到施皮塔跟前，弯曲他的手臂和腿，以取得一种满意的悲剧姿势）首先你的姿势不对，亲爱的施皮塔。你根本没有表达出一个悲剧人物的崇高。其次，你并没有照我要求的那样把右脚从ⅠD的位置移到ⅡC位置。咱们暂停一会儿吧，克瓦夸罗先生在等着呢！（对克瓦夸罗）好，我现在可以为您效劳了，二房东先生。我请您来，是因为我在清点阁楼上的物品时遗憾地发现，有几只装服装的箱子失踪了，换句话说，被人偷走了。在我报告警察——我当然会这样做的——之前，我想听听您的意见。另外，更加不可思议的是，衣箱没有找到，却在阁楼的一个角落里发现了……我怎么说呢，发现了几件奇怪的东西。光是这几件东西，就可以请教维尔霍夫[①]先生了：一条蓝色条纹的鸭绒被，当然，已经破旧得不成样子，另外

① 维尔霍夫(1821—1902)，德国著名医生。

还有一块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碎片，那是什么东西倒也无关紧要，可形状十分奇怪。

克瓦夸罗 经理先生，我上去看看。

哈森罗伊特 上去吧！约恩太太也在上面，她对这些东西似乎比我更加不安。这三位先生是我的学生，他们死活不肯相信阁楼上发生了诸如谋杀之类的怪事。不过请注意，咱们先别把事情传出去，以免闹得尽人皆知。

凯弗尔施坦 每次我母亲的裁缝店里丢了东西，大家总是说，是老鼠偷吃了。真的，在这栋房子里到处都是老鼠，我在楼梯上就差点踩死一只。为什么这些箱子和戏装不会被老鼠吃掉呢？要知道丝绸的味道是甜的！

哈森罗伊特 妙，妙！这类裁缝店的奇闻真是妙极了，亲爱的凯弗尔施坦！哈哈哈！你还没把你的鬼故事讲给我们听呢。照你的说法，在这幢房子还是骑兵营房的时候，一个名叫索尔根弗赖的骑兵曾穿着马靴，佩带着马刀在这阁楼上吊死了。你也许还怀疑东西是他偷的吧？

凯弗尔施坦 您可以上去看看他吊死的那根钉子，经理先生。

克瓦夸罗 这幢房子里的人都说一个名叫索尔根弗赖的士兵在这间阁楼里上吊自杀了。

凯弗尔施坦 院子里木匠的老婆和二楼的女裁缝还常常看见，他大白天把脑袋伸出天窗朝下面的人点头，行军礼呢。

克瓦夸罗 据说一名下级军官骂他是蠢货，还开了个恶毒的玩笑，这傻瓜想不开，便寻了短见。

哈森罗伊特 哈哈哈！虐待士兵，鬼故事！真是太妙了，可是跟这件事毫不相干。我肯定，这件失窃案或者别的什么岔子出在我去阿尔萨斯办事的十一、二天里。请您务必仔细

查看一下，然后把结果告诉我！（转过身去对着他的学生。克夸瓦罗爬上梯子消失在阁楼里）好了，你把台词念完吧，亲爱的施皮塔。

施皮塔 （毫无激情地朗诵）

我的心在胸膛里燃烧，
紧握双拳准备战斗，
看到美杜莎可憎的头颅，
我便看见了仇敌的身影，
满腔热血便剧烈地沸腾。
对他应当好言相劝
还是听凭我的愤怒任意发泄？
然而欧墨尼德①的报复使我恐惧，
这片土地的保护神，
神圣的和平的维护者。

哈森罗伊特 （坐在桌旁，一手托腮，专心地倾听着。施皮塔的朗诵结束后好一会儿才似乎猛醒）完了吗，施皮塔？我真得谢谢你！你瞧，亲爱的施皮塔，我又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或者我厚着脸皮恭维你，说你朗诵的方式好极了，不过，那样我就得撒谎；或者我就得对你说，你这种朗诵方式实在太糟糕了，而这样，咱们又得吵一场。

施皮塔 （失色地）您说得对，我讨厌那种矫揉造作、慷慨激昂的腔调。正因为这样，我才离开了神学院，我觉得那种说教的口气令人作呕。

哈森罗伊特 那么，你打算像法院的书记官宣读审讯记录，或者像饭店的侍者报菜单那样表演悲剧合唱喽？

---

① 希腊神话中复仇三女神之一。

施皮塔　我不喜欢像《墨西拿的新娘》这样虚假夸张的戏。

哈森罗伊特　请你再说一遍，亲爱的施皮塔！

施皮塔　这是无法改变的，经理先生，咱们关于戏剧艺术的观念在某些方面完全不同。

哈森罗伊特　我的天，你这副神态简直狂妄透顶！请原谅。不过，你现在是我的学生，而不是我的家庭教师！什么你和我的，你这个初出茅庐的门外汉！你还想谈论席勒，弗里德里希·席勒？我告诉过你几十次，你那点浅薄幼稚的艺术观完全是胡说八道！

施皮塔　这还得要事实来证明。

哈森罗伊特　你一开口就已经得到了证明！你全盘否定朗诵艺术，想把庄严肃穆的台词念得像市场上小贩的叫卖声一样！你看不起戏剧的情节，声称那不过是胡编乱造，是无稽之谈！你还贬低剧本中的正义、罪恶和惩罚，说那是骗人的谎言！总之，你用你那高贵而荒唐的理智否定了世界的道德秩序。你不懂得人类高尚的精神。前不久你还声称，一个剃头匠或者穆克大街的一个扫街妇，可以像麦克白夫人和李尔王一样成为悲剧的主人公。

施皮塔　（脸色苍白，擦眼镜）在艺术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经理先生。

哈森罗伊特　是吗，是这样吗？你是从哪儿学来这条绝妙的格言的？

施皮塔　（坚定地）这句话是我生活的准则。我的想法也许与席勒和古斯塔夫·弗赖塔克①有矛盾，但与莱辛和狄德罗完

① 古斯塔夫·弗赖塔克(1816—1895)，德国作家，军国主义和沙文主义的鼓吹者。

全一致。在过去两个学期中，我仔细阅读了这两位真正伟大的戏剧家的作品，对我来说，那种惺惺作态的法国假古典主义被他们彻底打败了。我认为，不仅古典主义的戏剧艺术，而且歌德后期著作中对演员所作的种种愚蠢透顶的限制，都是僵化陈腐的无稽之谈。

哈森罗伊特 原来如此！

施皮塔 德国戏剧要复兴，就必须以青年席勒、青年歌德，特别是以戈特霍尔德·埃夫赖姆·莱辛为榜样，他们的许多话不仅丰富了艺术，而且适用于绚丽多彩的生活，即完全合乎自然。

哈森罗伊特 瓦尔布尔迦，我认为施皮塔先生应当和我掉个过儿！施皮塔先生，你还想扮演家庭教师的角色吗？那就同瓦尔布尔迦上图书室去吧！人的狂妄，特别是年退人的狂妄，一旦发作起来，就会把我们像蚂蚁一样压在一座花岗岩山峰下面。

施皮塔 可您并不能驳倒我。

哈森罗伊特 年轻人，我不仅在皇家图书馆读过两个学期的书，而且演过大半辈子戏，现在头发都花白了！我告诉你，歌德给演员制订的规则是我最基本的艺术信念。你如果不喜欢，那就请你另找别的老师吧！

施皮塔 （坚定不移地）我觉得歌德那些老掉牙的规则跟他自己以及他的本性格格不入。他甚至宣称，每一个演员，不论他扮演什么角色——下面是他的原话——都必须在表情上表现出某种吃人的神态，下面又是他的原话，只有这样，观众才会立即想到这是一出高尚的悲剧。

〔凯弗尔施坦和克格尔试图装出吃人的神态。

哈森罗伊特 拿出你的笔记本来，我的好施皮塔，请写上，哈森罗伊特经理是一头蠢驴！席勒是一头蠢驴！歌德是一头蠢驴！当然，还有亚里士多德！（爆发出一阵狂笑）哈哈哈！只有一个叫施皮塔的人才绝顶聪明！

施皮塔 我很高兴，经理先生，至少您的情绪又好起来了。

哈森罗伊特 不，见鬼，我的情绪很坏！你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种病症。刚自以为是！你是一只老鼠！这些老鼠在政治领域正开始毁掉我们新近才统一起来的伟大的德意志帝国！老鼠成灾！它们骗走了我们辛辛苦苦得来的成果！而在德国的艺术园地也同样老鼠成灾，它们正啃食着理想主义这棵大树的树根！它们想把皇冠拖进泥泞，拖进污秽，拖进污秽，连同你们一起拖进污秽！

〔凯弗尔施坦和克格尔想保持严肃，但忍不住放声大笑，引得哈森罗伊特也笑了起来。瓦尔布尔迦奇怪地瞪大眼睛。只有施皮塔依然表情严肃。

约恩太太顺着梯子从阁楼下来，后面跟着二房东克瓦夸罗。

哈森罗伊特 （发现约恩太太，两臂指着她，好像有什么重大发现）瞧，你的悲剧主人公来了，施皮塔！

约恩太太 （在哈森罗伊特、克格尔和凯弗尔施坦的笑声中走近，诧异地）我怎么了，经理先生？

哈森罗伊特 妙不可言，约恩太太！如果您那平静、安宁、与世无争的生活使您不能成为悲剧主人公，那您就应该感谢上帝！不过请您告诉我，您看见鬼了吗？

约恩太太 （脸色发白，不自然地）哟，干吗说这些呢？

哈森罗伊特 没看见那个在阁楼上寻了短见的士兵索尔根弗赖

吗？他到另一个世界升官发财去了。

约恩太太 要是看见一个活人，我倒是有点害怕。我可从来不怕死人。

哈森罗伊特 喂，情况怎么样，克瓦夸罗先生？在阁楼上发现了什么？

克瓦夸罗 （提着一只瑞典马靴）我仔细察看过了，至少可以肯定，无处栖身的流浪汉曾在上面过夜，现在还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进来的。另外，我还在这只靴子里发现了一件东西。（从靴子里拿出一个带橡皮嘴的奶瓶，里面还有半瓶奶。）

约恩太太 这很好解释：我在上面打扫卫生时带着小阿达尔贝特来着。我和丢东西的事毫无关系！

哈森罗伊特 谁也没说您和这事有关系，约恩太太。

约恩太太 阿达尔贝特出世的时候……阿达尔贝特死的时候……他可以作证，我是一个好妈妈……不过我得走了。经理先生……我可能要离开两、三天。再见！我得让阿达尔贝特的姑姑、姑父看看这孩子，我得去换换空气。

〔她步履蹒跚地下。

哈森罗伊特 她乱七八糟说了些什么呀？

克瓦夸罗 她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身上的一颗螺丝钉就松了，后来那孩子死了。自从她生了第二个孩子，又有一颗螺丝钉松动了。不过她比以前更会算计，拿出她积蓄的钱放了高利贷。

哈森罗伊特 那么，我丢东西的事怎么办？

克瓦夸罗 这得看谁是嫌疑犯。

哈森罗伊特 在这幢房子里？您是说，克瓦夸罗先生……

克瓦夸罗 很可能是这样。不过现在也确实应该对这幢房子进行一番清查了。克诺伯那寡妇有前科，得把她赶出去！还有那一帮住在西头的家伙，警察局的希尔克说他们中间有几个为非作歹的危险分子。警察不久就要来收拾他们的。

哈森罗伊特 在这所房子的什么地方有一个合唱团，我不止一次听到过他们的美妙歌声："德意志，德意志，高于一切"，"你属于谁，美丽的大森林"，"在一片清幽的地方"；以及别的什么。

克瓦夸罗 那就是他们！就是他们！这帮家伙唱歌的确唱得不坏！肯定是他们！俗话说，什么地方唱歌，什么地方就有鸟儿。不过我不能透露姓名。有一次我牵着"王子"，我那条狼狗，悄悄地溜到他们附近来着。有事情您就报告，报告警察，经理先生！

〔克瓦夸罗下。

哈森罗伊特 他的目光是那样有把握，他的话里隐含着杀机，他的拳头意味着有人要倒霉。谁要是在夜里不梦见他，那就算幸运了。谁要是在梦中遇见他，就非喊救命不可。这个令人厌恶、腻味的家伙！不过没有他，这栋破旧营房的房租便收不上来，而军队的财政便少了一笔收入。（门铃响）这是阿丽丝·吕特布什小姐，这聪明的小傻瓜！我正在为斯特拉斯堡的父母官们是否跟我签合同担心呢。在我靠上帝的帮助被任命为那儿的剧院经理后，她的斡旋是我采取的第一个行动。瓦尔布尔迦，施皮塔，到阁楼上去！检查一下那六个贴着"记者"字条的箱子，我们得赶快把行李收拾好！（对凯弗尔施坦和克格尔）你们暂时到图书室去呆一会儿！（跑去开门。瓦尔布尔迦和施皮塔顺从地迅速消

失在阁楼里。凯弗尔施坦和克格尔走进图书室。哈森罗伊特在幕后喊)请进来，尊敬的先生！请原谅，请别见怪，先生，我在等一位女士，一位年轻的女士……不过没关系，请进！

〔哈森罗伊特和施皮塔牧师上。后者六十多岁，相貌和举止都有点像农民。他虽然是个乡村牧师，但乍看上去又像个土地测量员或小地主。他身体粗壮，脖子短粗，有一张扁平的、透着虔诚的宽脸，带一顶宽边软帽，鼻梁上架一副眼镜，手里搭着一件粗呢大衣，拿一根手杖。从他那粗笨的靴子和衣着可以看出，他准备遇上坏天气。

施皮塔牧师 您知道我是谁吧，经理先生？

哈森罗伊特 我不能肯定，不过……

施皮塔牧师 您就直说吧，经理先生！您叫我乌克马克地区施沃依茨村的施皮塔牧师好了。我的儿子艾里希·施皮塔在您家担任家庭教师或类似的什么职务。艾里希·施皮塔，他就是我的儿子，我很为他担忧。

哈森罗伊特 首先我很高兴能认识您。其次我要告诉您，您大可不必为您的儿子艾里希改行的事过分担心，过分忧虑。

施皮塔牧师 啊，我太担心，太忧虑了！(坐在一张椅子上，十分好奇地打量着这个奇怪的房间)我很难向您说明，很难使您明白，我是多么的忧虑。不过请允许我提个问题，尊敬的先生，我似乎是在一个军械库里。(用手杖碰了碰一个纸糊的武士)这是一种什么装备？

哈森罗伊特 这是古代的重骑兵。

施皮塔牧师 啊，啊，我想象中的席勒完全是另一个样子！(定了定神)啊，这个柏林！把我弄得晕头转向了！您瞧瞧我这

个人，经理先生，不仅忧虑万分，不仅被柏林这个所多玛[1]搅得心里七上八下，而且被儿子的行动弄得心快要碎了。

哈森罗伊特 行动，什么行动？

施皮塔牧师 您还来问我？一个正直的人的儿子和……和……一个演员！

哈森罗伊特 （正言厉色，态度庄严地）先生，我并不赞成您儿子的决定。不过我本人，谁若有坏心谁就是无赖，是一个正直的人，是一个正直的人的儿子。我希望，一个像我一样有身份的人……我当过演员，六个星期前在梅瑟堡的路德戏剧节上，我还不仅作为导演而且作为演员出现在世界最重要的舞台上。我是文化战士，以我市民的荣誉和名誉担保，至少按照我的理解，您儿子的决定不能由我负责。这是一种困难的职业，此外还需要有天才。对于意志薄弱的人，这也是一种危险的职业。我自己就尝尽了各种艰辛，因此总是劝告别人别干这一行。只要我的女儿们流露出一丝一毫想当演员的想法，我就会打她们的耳光。她们要是嫁给演员，我就会在她们的脖子上绑块石头，把她们扔到大海里去。

施皮塔牧师 我不想伤害任何人的感情。我承认，作为一名不抱奢望的乡村牧师，我对这一切毫无了解，不过请您为一位父亲，一个辛辛苦苦地省下每一分钱供他儿子上大学的可怜的乡村牧师想一想吧。想一想他的儿子不久就要通过考试，而他的父亲和母亲——我的太太还生着病——满怀

① 《圣经》传说中的巴勒斯坦城市，因其居民罪恶深重，被上帝所降天火毁灭。

期望地等着他在某一个教区主持第一次祈祷的那个时刻。但恰恰在这时候来了这么一封信！这家伙简直发疯了。

〔施皮塔牧师的愤慨虽然不是装出来的，但有点过分，他伸进背心口袋掏信并递给哈森罗伊特的手剧烈地颤抖着，然而这颤抖却过于明显了。

哈森罗伊特 年轻人在寻找自己的道路，这并不值得大惊小怪，有时候，他们的生活中出现危机，这也是不可避免的。

施皮塔牧师 但这一次危机是可以避免的。您从这封信不难看出，谁应当对这个真诚的、一直很听话的年轻人灵魂中出现的堕落负责。我当初不应该让他到柏林来。当然，最终应当对我儿子的严重失足负责的是那种所谓科学的神学，这种神学与异教徒的哲学打得火热，试图毁掉亲爱的上帝和救世主在我们心目中的形象。此外还有别的诱惑，经理先生，对许多事情，我简直羞于启齿，甚至一提到就感到脸红，什么上等人舞会呀，女人的特殊服务呀，如此等等。我夜间十二点半钟在林登大街和弗里德利希大街的人行道上散步时，一个几乎还未成年的可憎的家伙溜到我身边，用一种令人作呕的无耻腔调问我需要不需要刺激！另外，还有那些橱窗，在一些高贵的大人物的像旁边站着半裸体的舞女和女演员，总之，尽是些令人厌恶的淫秽的东西！然后是所谓的彩车游行，一帮涂脂抹粉、袒胸露背的堕落女人招摇过市，引得所有的规矩人都涌上大街！这一切简直是世界末日，经理先生！

哈森罗伊特 啊，牧师先生，世界不会灭亡，不会由于公开的堕落和夜间在大街上发生的秘密的罪恶而毁灭。你我，或

许还有整个人类荒唐可笑的插曲，都将继续存在。

施皮塔牧师 然而，这邪恶的榜样将青年人引上了歧途。

哈森罗伊特 请允许我提醒您，牧师先生，我从未发现您儿子干过什么轻浮的事，他只不过是爱好文学罢了。另外，他也并不是第一个改行从事文学和戏剧事业的牧师的儿子，莱辛和赫尔德① 早在他之前便这样做了。也许他看这方面的书看得太多，所以着迷了。不过，您儿子在文学方面的看法有时使我有点担忧。

施皮塔牧师 那就更糟糕，更可怕！比我原来预计的更坏！我可真是开了眼，先生，我生了八个儿女，艾里希是我们寄希望最大的孩子。他的第二个姐姐使我们受到了上帝最严峻的考验，现在看来，她和艾里希都是这个邪恶城市的牺牲品。那女孩子早熟，长得也很美，可是……现在我要谈另一件事。我到柏林已经三天了，可还没有见到艾里希。今天我到他的住处去找他，他还是不在。我在他那儿呆了一会儿，当然稍微翻了翻他的东西。您看看这张照片，经理先生！

〔他把艾里希的信放回背心口袋，又取出一张小照片递到哈森罗伊特眼前。

哈森罗伊特 （拿过照片，一会儿像个近视眼，一会儿又像个远视眼似的端详着，惊愕地）这是怎么回事？

施皮塔牧师 不过是个傻乎乎的小美人儿罢了。您再看看签名！

哈森罗伊特 在哪儿？

① 莱辛（1729—1781）和赫尔德（1744—1803）均为德国启蒙运动思想家和作家，都出身于牧师家庭，本人早年都学过神学或当过牧师。

施皮塔牧师 （念）“送给最亲爱的人，你的瓦尔布尔迦。”

哈森罗伊特 请问，您对这事怎么看，牧师先生？

施皮塔牧师 不是个浪荡的饭馆女招待，就是个年轻的女裁缝！

哈森罗伊特 （脸色难看地）哼！（将照片装进口袋）我把照片留下了，牧师先生。

施皮塔牧师 我的儿子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变坏的。请您设想一下我的处境：我将带着什么样的感情，还有什么脸面站在祭坛上面对我那个教区的信徒们？

哈森罗伊特 见鬼，这和我有什么关系，牧师先生！您的教区、您那些堕落的儿女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和我有什么相干？（又拿出那张照片）另外，关于这个健康、漂亮的姑娘，您说她是“饭馆女招待”什么的，也大错特错了！我不想说更多的话，一切的一切都走着瞧，牧师先生！再见。

施皮塔牧师 老实说，我不懂您这话是什么意思。这也许就是您那个圈子里的人说话时常用的口气。我走了，不再打扰您，不过我作为父亲在上帝面前有权要求您，今后别再给我那个误入歧途的儿子上什么戏剧课！否则我便要采取措施制止这一切！

哈森罗伊特 不仅如此，牧师先生，我还要禁止他再进我家的门！（送牧师出门，然后使劲关上门回到屋里，挥舞双手嚷道）这儿简直乱了套！好像遭到尼安德特人[1]的入侵！（猛地推开阁楼盖板）施皮塔，瓦尔布尔迦，下来！（瓦尔布尔迦和施皮塔从阁楼里下来。哈森罗伊特对疑惑地望着他

① 在德国杜塞尔多夫附近尼安德特发现的旧石器时代中期的古人类。

的瓦尔布尔迦)到账簿那儿去，好好给我坐着！而您，亲爱的施皮塔，您准备怎么办？

施皮塔　您叫我们下来，经理先生。

哈森罗伊特　不错。看着我。

施皮塔　好吧。(看着哈森罗伊特。)

哈森罗伊特　你们简直要把人气死！你们不应该瞒着我！听着，不许说话！我以前看错人了，不知道您是这样一个忘恩负义的人！不许还嘴！刚才有位先生到过这儿！他忧虑万分！快去，追上他，陪他下楼！告诉他，我可不是你们的出气筒！

〔施皮塔耸耸肩，拿起帽子下。

哈森罗伊特　(气冲冲地走到瓦尔布尔迦面前，揪住她的耳朵)而你，亲爱的，你要是不经我的允许再和这个不成器的神学家说上一句话，就得吃耳光！

瓦尔布尔迦　哎哟，哎哟，爸爸！

哈森罗伊特　这个无赖，装出一副傻乎乎的样子，好像老实巴交，实际上在他那假面具后头却隐藏着一颗无耻的狡猾的心！让这种人跨进我家的门槛真是太不谨慎了！我们家是个规规矩矩的家庭，你难道要像这个流氓的姐姐那样给父母丢丑，最后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吗？

瓦尔布尔迦　我不赞成你对艾里希的看法，爸爸。

哈森罗伊特　什么！不管怎么样，我已经把话说在前头了，没有什么价钱好讲！要么你跟他一刀两断，要么你就离开这个家，过一种没有廉耻的下流的生活！如果你不听劝告，那就快滚！我不要这样的女儿！

瓦尔布尔迦　(面色苍白、神情忧郁地)你总是说，爸爸，你是

不依赖父母自己闯出一条路来的。

哈森罗伊特 可你不是男人。

瓦尔布尔迦 当然不是，不过请你想想阿丽丝·吕特布什！

〔父女二人相对而视。

哈森罗伊特 什么？你昏头了吗？要不就是发疯了？（显然是想转移视线，使劲敲敲图书室的门。克格尔和凯弗尔施坦从里面走出来）我们刚才排到哪儿了？继续下去！

克格尔和凯弗尔施坦 （朗诵）

年长者应当冷静，
聪明人先礼后兵。
我的理智要求我，
首先向他问候。

〔施皮塔领着皮帕卡尔卡和基尔巴克太太上。皮帕卡尔卡身穿日常服装，基尔巴克太太怀里抱着一个婴儿。

哈森罗伊特 您这是怎么了？为什么把这些女人带到这里来？

施皮塔 这不是我的错，经理先生，这两个女人一定要见您。

基尔巴克太太 不对，我们只是想见见泥瓦匠约恩的老婆。

皮帕卡尔卡 约恩太太不是总在您这儿干活吗？

哈森罗伊特 不错！不过我很遗憾，我希望她的私人会见不在我这儿，而在楼下她自己家里进行。否则我以后得在这门口安上自动射击装置或是陷阱什么的。您是怎么回事，亲爱的施皮塔？现在请您行行好，把这两位女士带到楼下去。

皮帕卡尔卡 约恩太太不在楼下她自己家里。

哈森罗伊特 可她也不在楼上我们这儿。

基尔巴克太太 这位大姐把她的小儿子放在泥瓦匠约恩的老婆

这儿喂养来着。

哈森罗伊特　这简直太叫人开心了！太有意思了！请你救救我，凯弗尔施坦！

基尔巴克太太　城里保育院的一位先生想看看这孩子的情况，看喂养得好不好，照顾得怎么样。我们同那位先生一起到约恩太太家里去，看到孩子和一张纸条，上面写着，约恩太太在楼上干活。

哈森罗伊特　孩子放在谁那儿喂养？

基尔巴克太太　在泥瓦匠约恩的老婆那儿。

哈森罗伊特　（不耐烦地）这完全是胡说八道，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我让你陪那位幽默的老先生下楼去，施皮塔，没有叫你把这些女人带到这儿来给我找麻烦！

施皮塔　我找了那位先生好久，可他已经不见了。

哈森罗伊特　她们俩好像不大相信我的话。请你们告诉她们，先生们，约恩太太根本没收养过什么孩子，她们大概认错人了！

凯弗尔施坦　我奉命告诉你们，女士们，你们也许认错人了！

皮帕卡尔卡　（眼睛红肿，口气激烈地）她收养了孩子，收养了我的孩子！城里来的那位先生说，这孩子落到了坏人手里，被折腾坏了。她毁了我的孩子！

哈森罗伊特　您肯定是弄错了，年轻的太太。您所说的那个约恩太太，根本就没收养过什么孩子。

皮帕卡尔卡　她抢走了我的孩子，让他挨饿，把他给毁了！我要见约恩太太，当面对她这样说！让她还我的孩子！她得上法院，那位先生说，我得上法院去告她。

哈森罗伊特　我请您不要激动。事实是，您搞错了！您怎么会

知道约恩太太收养了一个孩子呢？

皮帕卡尔卡 因为是我亲手交给她的。

哈森罗伊特 可是约恩太太自己有一个小孩，她的亲生儿子。我记起来了，她说过她要带着那孩子去看望她丈夫的妹妹。

皮帕卡尔卡 她没有孩子，根本没有！我现在就去警察局。她撒谎，骗人！约恩太太没有孩子，她把我的小阿洛伊斯毁了！

哈森罗伊特 我的天！年轻的太太，您搞错了。

皮帕卡尔卡 谁也不相信我生了个孩子！连我的未婚夫也写信说我骗他，说我是个说谎的坏女人！（摸了摸基尔巴克太太抱着的婴儿）他是我的，我可以在法庭上发誓，向圣母玛利亚发誓！

哈森罗伊特 请您让我看看这孩子！（皮帕卡尔卡揭开盖在婴儿身上的被单。哈森罗伊特仔细地端详着婴儿）哼！事情不久就会水落石出，毫无疑问！首先，我了解约恩太太，假如她收养了这个孩子，决不会把他弄成这个样子！道理很简单，只要牵涉到孩子，她的心肠便软得不得了。

皮帕卡尔卡 我只想见约恩太太，别的什么都不想说。我用不着向所有的人讲事情的经过，只有在法庭上才会讲出日期、时辰和这孩子出生的详细地点。你们应该相信我，但愿老天睁开眼睛。

哈森罗伊特 太太，您是说，如果我理解得正确的话，您是说，约恩太太的孩子不是她自己生的，而是您交给她抚养的？

皮帕卡尔卡 如果不是这样，就让雷劈死我！

哈森罗伊特　这就是您所说的那个孩子吗？愿上帝别把您的话当真！对您实说了吧，我是哈森罗伊特经理，曾三、四次亲手抱过我的清洁女工约恩太太的孩子，甚至把他放在磅秤上称过。那孩子有八磅重，而这个小可怜虫顶多只有一公斤。从这一点看来，我肯定他不是约恩太太的孩子。说他是您的孩子，这也许是对的，反正我不会怀疑。不过我认识约恩太太的孩子，他跟这个小东西根本不是同一个人。

基尔巴克太太　（满怀敬意地）说得对，的确是这样，这不是那个孩子。

皮帕卡尔卡　这就是那个孩子，只不过因为营养不良瘦了许多而已！这肯定错不了，我敢发誓这就是那个孩子。

哈森罗伊特　那我就没办法了。（对他的学生们）咱们今天的课上不下去了，先生们！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这件事有点蹊跷。（对两个女人）你们也许走错门了吧？

基尔巴克太太　我跟这位大姐和城里保育院来的那位先生，在门上挂着约恩太太牌子的那间屋子里发现了这孩子。当时约恩太太不在，泥瓦匠约恩到阿尔托那做工去了。

［警察希尔克悠然自得地走进来。

哈森罗伊特　啊，是希尔克先生！您上这儿来有何贵干？

希尔克　经理先生，我听说有两个女人逃到这儿来了。

哈森罗伊特　的确有两个女人在这儿，不过怎么是逃来的呢？

基尔巴克太太　我们可没逃。

哈森罗伊特　她们来找我的女佣。

希尔克　请允许我向她们提几个问题！

哈森罗伊特　请吧。

皮帕卡尔卡 让他问吧，这样倒省事。

希尔克 （对基尔巴克太太）您叫什么名字？

基尔巴克太太 基尔巴克太太。

希尔克 大概是乡保育院的吧？您的住址？

基尔巴克太太 利尼恩街九号。

希尔克 您手里抱的是您的孩子吗？

基尔巴克太太 是皮帕卡尔卡大姐的孩子。

希尔克 （对皮帕卡尔卡）您的名字？

皮帕卡尔卡 鲍丽娜·皮帕卡尔卡，斯科尔泽尼亚人。

希尔克 这位太太说，她抱的是您的孩子，您敢说是这么回事吗？

皮帕卡尔卡 警察先生，我诚恳地请求您保护，因为我毫无理由地遭到这些人的怀疑。我是同城里的那位先生一道从约恩太太的房间里抱走我的孩子的，我曾把孩子放在她那儿抚养……

希尔克 （用锐利的目光看着她）也许是从对面饭店老板的寡妇克诺伯的房间里吧！谁知道您抱走这孩子是想干什么。您肯定是被人收买以后派到这儿来的，反正您心里有鬼！您抱起孩子溜到这上面来，因为克诺伯太太丢了孩子便四处寻找，因为斜对面就是警察局。

皮帕卡尔卡 我才不怕什么警察局呢……

哈森罗伊特 您的谎言已经暴露了，我的好太太！难道您还不明白？您说，约恩太太没有孩子，还说您从约恩太太房间里抱走的是您自己的亲生儿子，您曾把他放在约恩太太那儿抚养来着！我们大家都认识约恩太太的孩子，而您抱走的这一个并不是那孩子，懂了吗？准确地说，您的话一句

也对不上号！希尔克先生，如果您把这两位女士带走，我将感激不尽，那样我就可以继续上课了。

希尔克 好的，我们还要到克诺伯那儿去核对一下事实，看看这是不是被偷走的那个孩子。

皮帕卡尔卡 偷孩子的不是我，孩子是被约恩太太抢走的！

希尔克 行了！（对哈森罗伊特）据说，这孩子的父亲有贵族血统。克诺伯太太认为，这是她仇人耍的一个阴谋，目的是要剥夺她的年金，不承认她死去的丈夫曾经在军官学校受过训练。（有人猛烈地打门）这一定是克诺伯太太，她来了。

哈森罗伊特 希尔克先生，请您负起责任来！要是乱七八糟的人闯进来使我受到损失，我就要请警察局长帮忙，我和马达依先生很熟。别害怕，孩子们，你们就是我的证人！

希尔克 （走到门边）呆在外边！一个都不许进来！

［门外一个小流氓的怪叫声。

皮帕卡尔卡 让他们叫吧，只是别靠近我的孩子。

哈森罗伊特 你们最好还是到图书室去！（让皮帕卡尔卡和基尔巴克太太抱着婴儿躲进图书室）现在，希尔克先生，您可以让这个泼妇进来了。

希尔克 （打开门）进来，克诺伯太太！别的人呆在外面！

［西多妮·克诺伯太太走进屋，她是个高个子的瘦削女人，身着时髦但破旧不堪的夏装。她的脸上带着街头浪荡女人的特征，但看得出原来的出身并不坏，有一种贵妇人的风度。她说话时带着矫揉造作的腔调，眼睛明显地流露出酒精和吗啡起作用的痕迹。

克诺伯太太 （大摇大摆地走到屋子正中）您用不着担心，经理

先生。您知道，我喜欢孩子，所以陪我一起来的大多是些小男孩和小丫头。请原谅我闯到您这儿来！有个孩子告诉我，来了两个女人偷走了我的儿子，溜到楼上来了。我在找我的儿子，他名叫赫尔夫哥特·贡多弗里德，他从我家失踪了。我不会找您麻烦的。

希尔克 我也恳请您别这样做，懂吗？

克诺伯太太 （高傲地扬起头，似乎没听见希尔克的话）很遗憾，我在楼下院子里大吵大闹了一番，大家都站在窗口看热闹。后来，我向一些人打听，先后问了三楼那个可怜的烟厂女工和四楼那个生痨病的女裁缝，问是不是塞尔玛抱着我的儿子上她们那里去了。我不想闹得四邻不安，您知道，经理先生，我明白您是个有身份的人，是个名人，可涉及到我儿子赫尔夫哥特·贡多弗里德，我不得不严加防备！（声音颤抖，不时用手绢擦着眼睛）我是个可怜的、苦命的女人，先生，我虽然堕落了，可也过了几天好日子。我不想使您厌烦，可我的仇人跟我过不去，想剥夺我最后的一点希望。

希尔克 请您直截了当地说说您的要求，别转弯抹角！

克诺伯太太 （如前）不仅如此，有人还企图强迫我放弃我的合法姓氏。我到巴黎生活过一个时期，嫁给了一个残暴的人，德国南部一个打靶馆的承租人，因为我当时抱有一种愚蠢的想法，以为这样一来就可以改善我在这些事情上的处境了。啊，这些该死的男人，经理先生！

希尔克 您扯得太远了，请您简单一点！

克诺伯太太 我很高兴能见到一位有教养有思想的人。先生，我可以向您讲述一个故事……这儿的人都叫我“伯爵夫

人”，上帝可以作证，我年轻的时候的确和这相差不远！我还当过一段时期演员！我刚才说，我可以讲一个故事，我生活中的一个故事，早年的一个故事，而这个故事并不是杜撰出来的。

希尔克　谁知道是不是杜撰出来的！

克诺伯太太　（强调地）我的遭遇不是捏造出来的，尽管它听起来叫人难以置信！一天夜里，生活在耻辱的深渊中的我，在大街上遇见了我的一个表弟，我小时候一起玩耍的伙伴。他现在是近卫军骑兵上尉，自从我那出身于贵族的高傲的父亲把我赶出家门，我逐渐堕落以后，他就生活在天上，而我却生活在地下。啊，您想象不到，生活在我那个圈子里的人是多么迟钝，多么粗野，多么无耻！我是一条被人践踏的蛆虫，经理先生，我连做梦也不愿回到那种悲惨的生活中去。

希尔克　我请您回到正题上来！

哈森罗伊特　希尔克先生，我对她所说的事情倒是很感兴趣！请您先别打断她！（对克诺伯太太）您刚才提到您的表弟，说他是近卫军骑兵上尉？

克诺伯太太　那时候他还没有入伍，现在是近卫军骑兵上尉。他认出了我，我们一起高兴地度过了几个小时，一起回忆了童年时代的情景。在他的同伴中有一个年轻的少尉——我不想提起他的名字，一个漂亮而忧郁脆弱的小伙子。经理先生，我早就不顾廉耻了！前几天甚至有人把我从一所教堂里赶了出来。为什么我这个名誉扫地的、被人践踏的、没人理睬的、有过几次前科的女人不该向您公开承认，这个人就是赫尔夫哥特·贡多弗里德的父亲呢？

哈森罗伊特 就是那个被偷走的孩子的父亲吗？

克诺伯太太 好儿个人都这么说，很可能是被人偷走了！至于我自己，虽然我的仇人有钱有势，但我还不完全相信。也许这真是孩子生父的父母搞的阴谋。您大概会感到吃惊，他们是一个最古老、最有名望的家族的后代。再见，经理先生！不管别人怎样议论我，都请您相信，我虽然身陷泥潭，但是人的感情并没有泯灭！我已经无力跳出这个火坑了，只能同人类的渣滓混在一起。瞧这儿，(指了指裸露的手臂)醉生梦死，麻木不仁！我只能靠酒精和吗啡来忘掉一切！为什么不呢？谁该为我的堕落负责？因为我，我亲爱的母亲总是遭到父亲的斥责，为了我，我的保姆几乎气得发疯！现在……

希尔克 ……现在我让您住口！我们不能占用这儿的先生们过多的时间。(推开图书室的门)现在您说说，这是不是您的孩子！

〔首先走出来的是皮帕卡尔卡，她用充满仇恨的目光盯着克诺伯太太。接着，基尔巴克太太抱着孩子上。希尔克揭去罩在婴儿身上的被单。

皮帕卡尔卡 您想干什么？跑到这儿来血口喷人？难道我是吉普赛人？专门溜进别人家偷小孩？放明白点，我不是好欺侮的！我连自己和亲生孩子都养活不了，怎么会跑来偷别人的孩子？我的命已经够苦了！

〔克诺伯太太目瞪口呆，疑惑地、不知所措地环顾四周，然后迅速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玻璃瓶，将瓶里的香水洒在手绢上。为了不致昏倒，她用手绢捂住嘴和鼻子，使劲吸着香水的气息。接着，又怔怔地望着皮帕卡尔卡。

哈森罗伊特　您为什么不说话，克诺伯太太？这位姑娘声称她是这孩子的母亲，而不是您。

［克诺伯太太举起伞想打皮帕卡尔卡，众人阻止。

希尔克　住手，这可不是教训小孩！只有在您自己家里才能打孩子！问题在于，谁是这孩子的母亲。现在……现在，克诺伯太太，请您说真话，这孩子究竟是不是您的？

克诺伯太太　（突然爆发）我以圣母玛利亚和耶稣基督的名义，以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名义发誓，我是这孩子的母亲！

皮帕卡尔卡　我也以圣母玛利亚……

哈森罗伊特　住口，姑娘，救救您的灵魂吧！我觉得这件事相当复杂，也许您是真心诚意地起誓，可是您得承认，一个女人虽然可能生下一对双胞胎，但一个孩子决不可能有两个母亲！

瓦尔布尔迦　（目不转睛地望着孩子）爸爸，爸爸！快瞧瞧这孩子！

基尔巴克太太　（惊恐地，声音颤抖地）这孩子要死了，刚才一走进那间屋子我就发现他不行了。

希尔克　什么？

哈森罗伊特　怎么回事？（快步走近，仔细打量着孩子）这孩子死了！毫无疑问！这儿有一个无形的上帝对这个可怜的、无辜的小生命作了所罗门式的判决。

皮帕卡尔卡　（不解地）您说什么？

希克尔　安静！都跟我走！

［克诺伯太太惊愕得说不出话来，用手绢捂住嘴，胸中发出一阵阵痉挛似的嚎叫。希尔克、抱着死孩子的基尔巴克太太、克诺伯太太和皮帕卡尔卡一同下。从走廊传来嘈杂

的人声。

哈森罗伊特关上门后回到屋子中央。

哈森罗伊特 这就是人的命运，你能够想象出这样的事情来吗，亲爱的施皮塔！

第 四 幕

泥瓦匠约恩的家，一切如第二幕。星期天早上八点钟左右。

约恩在木板隔开的房间里，从里面传来的水声和噗噗吹气的声音可以肯定他正在洗漱。克瓦夸罗推门进来，手握门把。

克瓦夸罗 你太太在家吗，保尔？

约恩 （在木板屋内）不在，埃米尔。她带着孩子上汉格斯堡我妹妹家去了，不过她说好今天上午回来。（他出现在木板房的门里，用毛巾擦着脸）早上好，埃米尔！

克瓦夸罗 早上好，保尔！

约恩 喂，有什么新闻？半个钟头前我才坐火车从汉堡回到这儿。

克瓦夸罗 我看见你走进大门并且上了楼。

约恩 （放下毛巾）啊，埃米尔，你真是一条看门老狗。

克瓦夸罗 告诉我，保尔，你太太带着小家伙到汉格斯堡去了多久啦？

约恩 大概八天啦。埃米尔，你问这干吗？房租她已经交过了。

另外，我马上就要辞去那边的工作，埃米尔，我们十月一号就搬家。我跟孩子他妈已经商量好了，离开这栋快要倒塌的破房子，搬到一个好点的地方去。

克瓦夸罗 你不想再回阿尔托那去了？

约恩 不，我要呆在家里正儿八经地养活一家子人，不想再到外面去了。首先，老是东奔西跑总不是个事儿，另外，我也不年轻了，姑娘们不愿意再上钩……嗯，这种不安定的生活也该结束了。

克瓦夸罗 你太太确实够累的，保尔。

约恩 （情绪很好）我们结婚很早，可直到现在才有了孩子！我曾经对工头说，我年纪很轻就结了婚，他问我，是不是我的第一个老婆死了。啊，恰恰相反，我说，她还欢蹦乱跳地活着呢，不但如此，而且刚刚生了个欢蹦乱跳的柏林娃娃！今天早上，我乘汉堡到柏林的火车，带着所有的行李最后一次从四等车上下来时，我还用一声叹息感谢了亲爱的上帝。真是活见鬼，但愿他因为车站上人声嘈杂没有听见我的叹息。

克瓦夸罗 你听说了吗，保尔，对面克诺伯太太的小儿子死了？

约恩 没有。我怎么会知道呢？不过，死了倒好，埃米尔。八天前我见到那孩子时，他正在抽风呢。塞尔玛把他推到我们这儿来，我和我老婆还喂了他一勺糖水，那时候他就快不行了。

克瓦夸罗 那么，你根本没听说孩子是怎么死的了？

约恩 没听说！（从沙发背后取出一支长烟斗）等一下，我先把烟斗点着。没听说，我怎么会听说呢？

克瓦夸罗 真奇怪，你老婆写信都没有提一句。

约恩 自从我们有了自己的孩子，我老婆就再也不提克诺伯太太的孩子了。

克瓦夸罗 （试探地）你太太大概急着要一个儿子吧。

约恩 当然了，你认为我不想要？我辛辛苦苦地干活为了什么？我干吗要拼死拼活地折磨自己？还不是为了给儿子或者女儿攒上一笔钱？

克瓦夸罗 你知不知道，保尔，有个陌生的姑娘跑到这儿来，声称克诺伯太太的孩子根本不是她生的，而是那姑娘生的？

约恩 有这种事？克诺伯太太会偷别人的孩子？如果是我老婆倒有可能，克诺伯可决不会干这种事。告诉我，埃米尔，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克瓦夸罗 有的人这么说，有的人那么说。克诺伯太太认为，这是她的仇人雇侦探对那个小可怜虫搞的阴谋。后来完全弄清楚了，那的确是克诺伯太太的孩子。你一点都不知道你的姻亲最近几天在哪儿吗？

约恩 你是说我那个在汉格斯堡当屠夫的妹夫？

克瓦夸罗 不，当然不是指你的妹夫，我是说你老婆的弟弟。

约恩 你是指布鲁诺？

克瓦夸罗 当然是指他。

约恩 嘿，他的事和我有什么相干？我要操心的事还多着呢。谁知道这该死的狗是不是还在普莱尔施泰纳鬼混！我连提都不想提起他。

克瓦夸罗 听我说，保尔。你别生气，警察局的人说，布鲁诺不久前还同那个自称是孩子母亲的波兰姑娘出现在这幢房

子的大门外，有人还在皮革匠洗皮子的那条河边看到过他们在一起。现在那姑娘失踪了。具体情况我也不了解，不过警察正在寻找那个姑娘。

约恩 （把刚刚点燃的长烟斗丢在一边）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今天早上一点胃口都没有，总觉得心里憋得难受！我以前一直很快活，今天却突然看什么都觉得别扭，真恨不得马上回汉堡去，让耳朵和眼睛清静下来！你干吗要跑来告诉我这件事？

克瓦夸罗 我只不过想跟你说说你和你老婆不在家这几天在你家发生的事情。

约恩 在我家？

克瓦夸罗 不错，是在你家！听说塞尔玛把克诺伯太太的小儿子放在小车里推到你家来了，后来那个陌生女人又和别人一起从你这儿抱走了孩子。幸亏警察在楼上那个戏子那儿抓到了那个女人。

约恩 她干吗要这样做？

克瓦夸罗 后来克诺伯太太和那陌生姑娘为了孩子差点儿打起来。

约恩 鬼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女人们碰到一起总有扯不清的皮。让他们去打吧，这跟我有什么关系！但愿这背后没有什么名堂，埃米尔。

克瓦夸罗 我来就是为了这个，保尔！背后肯定有名堂！那姑娘多次当着证人的面声称，克诺伯太太的那个小可怜虫是她的孩子，并且是她放在你老婆那儿抚养的，保尔。

约恩 （放声大笑）真是胡说八道！她大概神经有毛病！

〔艾里希·施皮塔上。

施皮塔　早上好，约恩先生！

约恩　早上好，施皮塔先生！（对站在门口的克瓦夸罗）好了，埃米尔，我会把事情弄清楚的。（克瓦夸罗下。过了一会儿）瞧这家伙，施皮塔先生，一只脚站在监狱里，另一只脚却站在警察局，而且是地区警察局长的红人！闲得没事，像一条狗一样溜到规矩人家来探听风声。

施皮塔　瓦尔布尔迦·哈森罗伊特小姐到这儿来问起过我吗，约恩先生？

约恩　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不，我不知道。（打开通往走廊的门）塞尔玛！请你过来一下！塞尔玛！我得问这小丫头一点事。（塞尔玛·克诺伯上。）

塞尔玛　（站在门口）什么事？

约恩　进来把门关上。告诉我，塞尔玛，你死去的小弟弟和那个陌生女人到底是怎么回事？

塞尔玛　（看得出她很心虚，一面察颜观色，一面走进屋。口齿伶俐地）我推着婴儿车到你家来，可约恩大娘不在。我想，弟弟病得很厉害，总是哭，在你们家会安静些。可是突然来了一位先生和一位小姐，还有另一个女人，他们把弟弟从车里抱出来，换上干净衣服就带走了。

约恩　那位小姐说这小孩是她的，是她放在你大娘这儿，放在我太太这儿抚养的？

塞尔玛　（显然在撒谎）我没听说，我一点都不知道。

约恩　（拍桌子）真是活见鬼，简直荒唐透顶！

施皮塔　请允许我插一句，那两个女人在楼上哈森罗伊特先生那儿争吵时就是这样说的。

约恩　您当时也在场，施皮塔先生？您看见克诺伯寡妇和那女

人为这小可怜虫争吵来着？

施皮塔　当然，我亲眼看见的。

塞尔玛　其余的我一点都不晓得。警察希尔克先生和一个高个子的少尉问了我两个多钟头，可我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说不出来。

约恩　一个少尉问了你两个多钟头？

塞尔玛　（咬嘴唇）他们要把妈妈关起来，因为有人告她，胡说什么弟弟是饿死的。

约恩　好了，塞尔玛，去，给我煮杯咖啡！

〔塞尔玛走到炉子边为约恩煮咖啡。约恩自己来到木板搭成的写字台边，拿起圆规和铅笔在纸上画了几条线。

施皮塔　（克制地）我原来想，在这儿能见到您太太，约恩先生。听人说，她有时凭担保借给大学生一笔小小的款子。我现在正好需要一笔钱。

约恩　也许是这样，可这是我老婆的事，施皮塔先生。

施皮塔　坦白地说，我今天晚上之前要是借不到钱，房东太太就会没收我的书和其他物品来抵押房租，我就要到大街上去过夜。

约恩　我想，您父亲是牧师，施皮塔先生。

施皮塔　不错，但恰恰因为我不想成为牧师，昨天晚上我父亲和我大吵了一场。从此我在他那儿再也得不到一分钱了。

约恩　（继续在写字台边画着）做父亲的总是这样，不管儿女死活。

施皮塔　像我这样的人决不会饿死，约恩先生。即使饿死了，我也不在乎。

约恩　我就不相信，像你们这样的大学生情愿去当一文不名的

饿死鬼！可你们从来不想干点实际的事情。（远处传来雷声。约恩向窗外望去）今天真闷热，已经打雷了。

施皮塔 我不是这样，约恩先生，您不能说我不想干实际的事。我给人当家庭教师，为商店写地址，所有能干的事情我全都干过了，而且还在想别的办法！我不仅白天干，有时晚上还干通宵。除此之外，我还得刻苦学习，拼命读书。

约恩 老兄，你到汉堡去当个泥瓦匠试试！像你这个年纪，我已经在阿尔托那当小工了，每天能挣两个马克。

施皮塔 可能是这样，不过我是脑力劳动者。

约恩 这我清楚。

施皮塔 是吗？可我觉得您并不清楚，约恩先生。请您别忘记，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先生也是脑力劳动者。

约恩 好了！过来吧，咱们至少先得吃点东西。吃完东西以后一切也许就不一样了。您大概还没吃早饭吧，施皮塔先生？

施皮塔 没有。坦率地说，今天还没有。

约恩 那么就坐下来，喝上一杯热咖啡，再吃几个小面包！

施皮塔 这事先不忙。

约恩 啊，不，您看来精神很不好，而我在火车上也呆了一整夜。（朝向正在从一个布口袋里拿小面包的塞尔玛）赶快再拿一只杯子来！（在沙发上舒服地坐下，喝咖啡，并拿起一个小面包蘸着咖啡吃起来。）

施皮塔 （仍然站着）要是睡不着觉，夏天晚上还是呆在外面好。我昨天晚上根本就没睡。

约恩 穷愁潦倒的人若睡得好觉，那才怪呢！穷困的人在露天伙伴最多。（突然停止咀嚼）你过来，塞尔玛，再详细讲讲

那个从这间屋里抱走孩子的女人是怎么回事！

塞尔玛 我也说不清。谁都这样问我，妈妈也问了我整整一天！问我看没看见布鲁诺·梅歇尔克，问我谁偷走了剧院经理阁楼上的衣服！照这样下去……

约恩 （严厉地）那位先生和那个女人从车子里抱走你弟弟时，你为什么不喊？

塞尔玛 我当时没往这上面想，以为只是给弟弟换衣服。

约恩 （抓住塞尔玛的手腕）来，跟我到你妈妈那儿去一下。

〔约恩牵着塞尔玛下。他们刚刚离开，施皮塔便抓起桌上的东西狼吞虎咽地吃起来。过了一会儿，瓦尔布尔迦匆忙而激动地上。

瓦尔布尔迦 就你一个人吗？

施皮塔 暂时是一个人。早上好，瓦尔布尔迦！

瓦尔布尔迦 我是不是来得太晚了？你不知道，我动了多少脑筋，费了多少口舌，才不顾一切地从家里跑出来！我妹妹堵在门口，我家的女佣也拉住我不放！可我对妈妈说，她们要是不让我走，除非把窗口钉上，否则我就从四楼的窗口跳下去，那样我也活不成了。我作好了最坏的准备。你和你父亲谈得怎么样，艾里希？

施皮塔 我们闹翻了。他说，我应该悬崖勒马，浪子回头，打消当跳梁小丑和马戏班杂耍的念头——这是他提起演员时常用的字眼——只有这样，我才能得到他的原谅。他不许一个无赖跨进他的家门。我准备经受命运的打击，只是苦了我那可怜的、善良的母亲。你想象不出，这个人一提起戏剧便充满了多么深的仇恨！简直什么话都骂得出来。在他眼里，演员是世界上最卑贱、最下流的人。

瓦尔布尔迦 我已经打听清楚了，爸爸是怎么知道我们的事的。

施皮塔 我父亲把你的照片给了他。

瓦尔布尔迦 艾里希，艾里希，你不知道他发了多么大的火，骂的话有多难听，而我只能保持沉默。我本来可以把一些事情告诉他，那样他也许就不会作那番长篇的道德说教，对我宽容一点了。我几乎要说出口，可我为爸爸感到害臊，我的舌头不听使唤！我说不出门，艾里希，不然妈妈会伤心的。他打了我，还把我关在漆黑的壁橱里达八、九个小时之久，说是要打掉我那股犟劲儿。可他做不到，艾里希，他没法使我屈服！

施皮塔 （拥抱瓦尔布尔迦）啊，你是多么勇敢，多么了不起！瞧，我现在才知道，有了你就有了一切，你对我是多么宝贵！（热烈地）你真漂亮，瓦尔布尔迦。

瓦尔布尔迦 不，不！我相信你，艾里希，别的什么也不用说。

施皮塔 你还是别过于乐观吧，可爱的瓦尔布尔迦。你瞧我这样内心躁动不安，总想干一番特别的、目前连我自己都还不清楚的大事业的人，却刚刚二十岁就遭到所有的人反对，成了整个世界的累赘和笑柄！不过请你相信，总有一天一切都会改变。我们是有希望的，大地已经开始在我们的脚下颤抖！尽管现在阴云密布，但我们总有一天要收获！我们代表着未来！整个宽阔而美丽的世界属于我们的那一天一定会到来。

瓦尔布尔迦 说下去，艾里希，你的话真叫人舒畅！

施皮塔 瓦尔布尔迦，昨天晚上我还把很久以来积郁在心中的

话对父亲说了，控诉了他对我姐姐犯下的过失。这使我和他彻底决裂了。他顽固地坚持，他没有我说的这样一个女儿；她早就从他心中消失了。他还说，看起来，他的儿子不久也会像她一样从他心中消失。啊，这些基督徒！这些上帝的牧羊人，就是这样对待他们所谓的迷途的羔羊的！啊，亲爱的上帝呀，你的训谕完全被颠倒了，你的教诲被篡改了，完全走向了反面！昨天夜里，当我在电闪雷鸣中坐在动物园的一条长凳上，一帮柏林的流氓在周围晃来晃去时，我感到我姐姐那永不安宁的受伤的灵魂就在我身边。她活着的时候不知有多少个夜晚是在露天的长凳上度过的。她或许也在我坐的那条长凳上坐过，为的是在孤独、屈辱和绝望之中思考这个充满仁爱、充满基督精神的基督徒世界在耶稣基督诞生两千年后对她的伤害。不管她是怎么想的，我觉得，这个受到九十九个所谓正直的人谴责的可怜的堕落者和罪人，这个承受了罪恶的世界全部压力的可怜的被遗弃者及其可怕的控诉应当活在我的心里！而我要把这个被虐待、被践踏的女人的一切痛苦和忧愁通通抛进烈火里！我姐姐没有死，瓦尔布尔迦，她仍然活着，她通过在我心中点燃的激情在上帝面前创造着美好的东西，而这是世界上所有冷酷、无情和虚伪的道德说教所不能做到的。

瓦尔布尔迦 昨天晚上你在动物园坐了通宵吗，艾里希？怪不得你看上去那么疲倦，你的手这么冰冷。艾里希，你得拿着这钱包！艾里希！不，你拿着，你一定得接受！请你相信，我的东西也就是你的东西！否则你就是不爱我，艾里希！你太憔悴了，艾里希！你要是不接受我这一点钱，我

就再也不吃东西，以上帝的名义起誓，我会这样做的！直到你接受为止。

施皮塔 （艰难地吞咽着眼泪，不得不坐下）我只不过太紧张，太疲倦了。

瓦尔布尔迦 （将钱包塞进他的口袋）看看这个，艾里希，正是因为这个我才约你到约恩太太这儿来的。糟糕的是我昨天收到了这张法院传票。

施皮塔 （看着瓦尔布尔迦递给他的一张纸）你？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瓦尔布尔迦。

瓦尔布尔迦 我敢肯定，这和阁楼上的东西被偷有关系。我很不安，要是爸爸知道……我可怎么办？

〔约恩太太抱着孩子，身穿出门的服装风尘仆仆地匆匆上。

约恩太太 （吓了一跳，怀疑地，压低声音）啊，你们在这儿！保尔回来了吗？我带着孩子出了趟远门。（抱着孩子走进木板隔的小屋。）

瓦尔布尔迦 艾里希，快跟约恩太太说说我收到法院传票的事！

约恩太太 保尔已经回来了，他的东西在这儿。

施皮塔 哈森罗伊特小姐想对您说件事。她收到一张法院传票，也许是因为阁楼上的东西被偷的事。

约恩太太 （从木板屋里走出来）什么？您收到一张传票，瓦尔布尔迦小姐？那么，您可得当心哪！我这不是开玩笑！您应当挖空心思编一套瞎话！

施皮塔 我们不懂您这话是什么意思，约恩太太。

约恩太太 （开始干家务活）你们听说了吗，今天早晨在哈莱门

的一个花园里，有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和一个七岁的女孩被雷打死了？还有一棵大杨树也被劈成了两半。

施皮塔 我们没听说，约恩太太。

约恩太太 这会儿又下大雨了。

〔外面传来急骤的雨声。

瓦尔布尔迦 （害怕地）走吧，艾里希，我们还是到外面去！

约恩太太 （声音越来越大）你们说怪不怪，在他们被雷打死前不久，我还和那个女人说话来着。她说——您听听，施皮塔先生——她说，有个孩子死了，别人把他放进婴儿车推到太阳地里，他居然又开始出气，又开始哭，又活过来了！这一定是夏天的太阳，夏天中午的太阳晒活的，施皮塔先生！您不相信，是吗？我可是亲眼看见的。

〔她神情奇特地在屋里转着圈，似乎没注意在场的两个年轻人。

瓦尔布尔迦 约恩太太有点叫人害怕，咱们还是走吧！

约恩太太 （声音更响）您不相信他又活了？他妈妈走过去抱起他，给他喂奶。

施皮塔 再见，约恩太太。

约恩太太 （声音更大，带着一种奇怪的激动的神情把两个年轻人送到门口）您不相信！这可的的确确是真的，施皮塔先生！（施皮塔和瓦尔布尔迦下。约恩太太手扶门把手，对着走廊喊）谁要是不信，谁就不知道我发现的秘密！

〔泥瓦匠约恩出现在门口，随即走进屋。

约恩 哟，你回来了，欢迎！你刚才说什么秘密来着？

约恩太太 （如梦初醒，摸了摸自己的头）我？我说了什么秘密吗？

约恩　我想你说了，我耳朵又不背。不会是你的魂儿回来了吧？

约恩太太　（诧异、胆怯地）怎么会是我的魂儿呢？

约恩　（好意地拍了一下他老婆的背）叶特，别在意！你带着小家伙回来了，我真高兴！（走进木板隔开的小屋）不过他看起来好像瘦了点儿。

约恩太太　他吃不惯那儿的牛奶，乡下的奶牛吃的是青饲料。我已经在联合奶牛场订了份奶，那儿的奶牛吃的是干草。

约恩　（从木板房走出来）我说，你何必带着孩子坐那么久火车到乡下去呢！呆在城里不是好好的吗？

约恩太太　我这不是回来了嘛，保尔。

约恩　阿尔托那的事已经完全了结了，叶特。中午我得去找找卡尔，他答应给我找一份新的差事。瞧，我带来了什么！

〔从裤子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孩玩的拨浪鼓，轻轻摇了摇。

约恩太太　那是什么？

约恩　让孩子也乐一乐，柏林有时太安静了。听，他在啊啊地叫！（从木板屋传来孩子高兴的喊叫声）有了这孩子，我什么也不要了。

约恩太太　有谁来过这儿吗，保尔？

约恩　没有！今儿早上我只跟克瓦夸罗聊了几句。

约恩太太　（害怕、紧张地）嗯，聊些什么？

约恩　没什么，没什么要紧的。

约恩太太　（如前）他说了些什么？

约恩　他能说些什么？你总是打破砂锅问到底，星期天早上干吗自找不痛快呢？他又问我布鲁诺的事。

约恩太太 (脸色煞白，急促地)问布鲁诺什么事？

约恩 没什么事！过来喝点咖啡吧，别上火！有这样一个好弟弟，有什么办法呢？咱们干吗要管他的事？

约恩太太 我想听听，这个成天打探别人私事的奸细，这个叫人恶心的老混蛋，究竟嚼了布鲁诺哪些舌头。

约恩 叶特，别再跟我提起布鲁诺！瞧……你这是怎么啦？……你犯不上……不过我还是要说，要是布鲁诺进了班房，我不会感到意外的，说不定他很快就得完蛋。(约恩太太在桌边颓然地坐下，脸色死灰，双手托住下巴，呼吸沉重)也许还没有这么严重，你不必把他放在心上！我妹妹现在怎么样了？

约恩太太 我不知道。

约恩 你不是刚去过乡下吗？

约恩太太 (失魂落魄地望着他)我刚刚去过哪儿？

约恩 瞧，叶特，这就是你们女人！你怎么在发抖？叫你去看医生你又不去！还是去躺一会儿吧。这都是长期不见阳光的结果。

约恩太太 (搂住约恩的脖子)保尔，你会离开我！上帝啊，告诉我，保尔，别瞒着我，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

约恩 你今天是怎么啦，汉娜叶特？

约恩太太 (突然恢复常态)别听我刚才的瞎说，保尔。昨天夜里我一夜没合眼，今天又起了个大早，身上一点力气也没有。

约恩 那就躺下休息一会儿吧。(约恩太太在沙发上躺下，眼睛瞪着天花板)你得梳梳头，叶特！火车上灰大得很，你的头发一定很脏吧？(约恩太太不答，仍然瞪着天花板)我抱小

家伙到外面去走走。(走进木板屋。)

约恩太太　咱们结婚多久了，保尔？

约恩　(在木板屋里摇着拨浪鼓)那是1872年的事，我刚刚从战场上回来。

约恩太太　你一回来就去找我父亲，对不对？你站得笔直，左边胸前挂着铁十字勋章。

约恩　(抱着孩子，摇晃着拨浪鼓从木板屋里走出来，高兴地)不错！那枚铁十字勋章我到今天还留着呢，孩子他妈！你如果想看，我这就重新别上。

约恩太太　(仍然躺着)后来你跑到我跟前，对我说，别老是没完没了地干活……老是来来回回楼上楼下的……我也得过几天清闲日子。

约恩　我今天还是这么说，叶特。

约恩太太　后来你用小胡子扎了我一下，在我左边耳朵那儿吻了一下！后来……

约恩　后来你答应了我的求婚，不是吗？

约恩太太　后来我笑起来，从头到脚穿上你的军服，在镜子里照个没完。我穿上军服完全变了样。后来你说……

约恩　哟，孩子他妈，真看不出，你还有这么好的记性。

约恩太太　后来你说，要是我有一个小子，将来也要让他为了上帝和国王，为了祖国和正义，到莱茵河边举着军旗去战斗。

约恩　(望着孩子，举着拨浪鼓唱)

他望着天边的牧场，

英雄的父亲生活的地方：

奔赴莱茵河，奔赴莱茵河，

莱茵河属于德意志……

现在有了这个小家伙，我真舍不得让他去当炮灰了。(抱着孩子走进木板屋)。

约恩太太 (如前)保尔，保尔，这一切就像是一百年前的事情！

约恩 (独自一人从木板屋里出来)哪儿有这么久，叶特。

约恩太太 你看这么着怎么样，你带上我和孩子，咱们到美国去？

约恩 喂，叶特，你今天是怎么了？究竟是什么缘故？我好像被一群冤魂包围了！你知道，我在工地上干活，当工人们抄起家伙互相往死里打时，我也从来不管闲事。他们都说保尔的脾气总是那么好。可今天是怎么了？太阳这么亮，我在光天化日之下却什么也看不见！我听见有什么东西在偷偷地笑，在窃窃私语，在周围游荡，可我伸出手就是抓不着！你得把那个陌生女人到这房间里来的事原原本本地告诉我！

约恩太太 保尔，你大概听说了，那女人后来再也没来过。你可以到外面去打听打听……

约恩 你说这话时有气无力的，好像累得要死。

约恩太太 (神情激动地)不错！谁让你一年到头撇下我，让我蹲在这个鸽子笼里来着？我连一个说话的人也找不到，有时候我坐下来细细地想，我干吗要没完没了地拼命干活，辛辛苦苦地省下每一个铜板呢？我总是把你的工钱放在一边，想方设法额外挣点钱糊口。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难道是为了别人？保尔，你毁了我这一辈子！

〔她把头伏在桌子上，失声痛哭起来。这时，布鲁诺·

梅歇尔克像猫一样无声无息地溜进来。他穿着他那身星期天的服装，帽子上插了一支丁香花，手里还拿着一大把丁香花。约恩正在敲窗户，没发现他到来。

约恩太太　（像看见一个鬼魂一样望着他，半天才认出他来）布鲁诺，是你吗？

布鲁诺　（飞快地看了一眼约恩，轻声地）当然是我，叶特。

约恩太太　你从哪儿来？来干吗？

布鲁诺　我忙活了整整一夜，叶特。你瞧，这会儿心情正好呢。

约恩　（一直目不转睛地盯着布鲁诺，脸色铁青，并且现出可怕的表情。他走到一只小柜子边，从里面取出一支军用手枪，装上子弹。约恩太太没注意到他的行动）喂，听着！我要提醒你一句，你大概已经忘了！我只要把这东西对着你扣一下扳机，你就找不到借口了！你这无赖！简直不是人！我去年秋天就对你说过，我要是看见你再跨进这个门槛，我就打死你！快滚，不然我就开枪了！懂吗？

布鲁诺　我可不怕你这破玩艺儿。

约恩太太　（发现约恩怒不可遏地慢慢把枪口对准布鲁诺）你先打死我吧！他可是我弟弟！

〔她挡住布鲁诺，使枪口对准自己。

约恩　（久久地看着她，如梦初醒，改变主意）好吧！（小心地将手枪重新放进柜子里）你也许是对的，叶特！呸！贼性不改！叶特，你跟这个流氓姓一个姓真是丢脸！好吧，我还可惜这颗子弹呢！这支枪要过两个法国骑兵的命，两个真正的英雄！也许它最后还得送一个满脑子坏水的家伙下地狱！

布鲁诺 说得对，你才满脑子坏水呢！要不是看你跟我姐姐睡一张床，我早就对你不客气了，老混蛋，让你十四天爬不起来。

约恩 （可怕的镇静）叶特，你要是再说一遍他是你弟弟！

约恩太太 保尔，走吧，我会叫他离开这里的！你知道，布鲁诺是我弟弟，我没办法改变这个事实。

约恩 好吧！我没必要呆在这儿，让你们放臭屁去吧！（穿好衣服向外走，在布鲁诺面前站住）狗杂种！你让你父亲在坟墓里也为你害臊！当初你姐姐真不该把你养大，应该让你在你父亲的坟边饿死，那样世界上倒少了个害人的畜生。过半个钟头我再回来！可我不是一个人，我要带一名警官来！（戴上宽沿帽，怒气冲冲地向门口走去。布鲁诺望着他的背影，等他消失了才朝门口狠狠地吐了口唾沫。）

布鲁诺 你要是在伍尔海德叫我碰见试试看！

约恩太太 你从哪儿来，布鲁诺？快说说事情怎么样了！

布鲁诺 你得给我钱，不然我就完了，叶特。

约恩太太 （关上通往走廊的门，将门锁上）等一下，让我锁上门！嗯，你说什么来着？你从哪儿来，昨晚呆在什么地方？

布鲁诺 我跳舞跳到半夜，叶特，后来快天亮的时候就到野外去了。

约恩太太 你进来的时候让克瓦夸罗瞧见了吗？你可得留神，别让人逮住！

布鲁诺 上帝保佑。我溜进院子，穿过一个朋友的地下室，然后翻墙从阁楼上爬下来的。

约恩太太 嗯，事情怎么样了，布鲁诺？

布鲁诺　别罗嗦了，叶特！快给我钱，我得马上逃走，不然我就毁了。

约恩太太　你把那姑娘怎么样了？

布鲁诺　嘿，我给了她一点忠告，叶特。

约恩太太　什么意思？

布鲁诺　让她至少听话一点。

约恩太太　她肯定不会再来找麻烦了？

布鲁诺　当然！我相信她不会再来了！可事情干得很不顺手，叶特。你一问起来就没个完。我渴了，给我点水喝！你简直叫人受不了！（喝干一瓶水。）

约恩太太　他们在大门口看见你和那姑娘在一起来着。

布鲁诺　我跟阿图尔商量好了，叶特。她不想见我，所以阿图尔约她到一个高级的地方去跳舞，把她拉到城墙边的一间地下室里，骗她说她的未婚夫在那儿等她，她就上钩了。（嘴里哼着小曲，像抽筋似的手舞足蹈）：

我们这一辈子
从一个旅馆
搬到另一个旅馆！

约恩太太　后来呢？

布鲁诺　后来阿道尔夫告诉她，她的未婚夫走了，她也想走。我说我一定得送送她，阿图尔和阿道尔夫也说要陪她一起走。后来我们闯进卡林尼奇家的后房，弄了点烧酒喝。她喝得晕晕乎乎的，我们就把她弄到阿图尔女朋友家的地窖里去过夜。第二天我们哥儿们三个继续跟着她寸步不离，拿她穷开心。这小妞可真够劲儿。（星期天早上的教堂钟声响了）可我的钱用光了。我需要一笔钱，叶特。

约恩太太 （掏钱）需要多少？

布鲁诺 （倾听外面的钟声）什么？

约恩太太 钱！

布鲁诺 地下室那个老瘸子说，我最好越过边境到俄国去！听，叶特，钟声响了！

约恩太太 你干吗非得越境呢？

布鲁诺 拿条湿毛巾来，叶特，再洒上点醋。这鼻血整整流了一夜，弄得我狼狈极了。（掏出一条手绢捂住鼻子。）

约恩太太 （取来一条毛巾，呼吸沉重地）是谁把你的手腕抓成这样，布鲁诺？

布鲁诺 （听着钟声）今天早晨三点半以后，她就再也听不见钟声了。

约恩太太 啊，耶稣，我的上帝！这不是真的！这决不可能！我可没叫你这样干，布鲁诺！布鲁诺！我受不了啦！（她坐下来）爸爸临死前对我说，你将来会杀人的。

布鲁诺 我布鲁诺可不是好惹的，叶特。假如你去警察局，就告诉他们，我布鲁诺干这种事情很在行，我不会再找他们的麻烦了。

约恩太太 布鲁诺，要是他们抓住你怎么办？

布鲁诺 那也好，那我就上绞架去打秋千，他们就又能解剖一具尸体了。

约恩太太 （给他钱）这不是真的！你干了些什么，布鲁诺？

布鲁诺 你真是个老胡涂，叶特。（无动于衷地抓过钱）你们总是说，我是个废物，可你们无路可走时又来求我。

约恩太太 嗯，那又怎么样？你吓唬她，让她以后不许再来纠缠不就行了吗？你本该这样做，布鲁诺，你这样做了吧？

布鲁诺　我跟她跳了大半夜的舞，后来就到街上去了。有位先生跟着我们，知道吗？我说，我同这位女士有点小事要商量，并且从腰里抽出一把刀子，他当然赶快溜了。我对她说，别害怕，小妞，乖乖地跟我走，别出声！只要你以后别再到我姐姐那儿去看那个孩子，一切都平安无事！后来我们又溜达了一会儿。

约恩太太　后来呢？

布鲁诺　后来吗？后来她不干了！突然掐住我的脖子！像一条疯狗一样……使出全身力气……我当时想，干脆一不做二不休！于是……于是我就动了手，就这样，就这样干了。

约恩太太　（惊恐地瘫倒在椅子上）当时是什么时候？

布鲁诺　大概三点到四点之间。那时月亮周围有一个很大的晕环，在一排木板房后面的空地上，有一群野狗窜来窜去，发疯似地叫着。后来就打起了雷，下起了大雨。

约恩太太　（恢复常态，镇定地）好了，走吧！她活该这样！

布鲁诺　再见！我也许会好多年见不到你。

约恩太太　你打算到哪儿去？

布鲁诺　我先得挺几个钟头尸，我太困了！然后，我就到弗里茨那儿去，他在渔夫桥对面的旧警察监狱附近租了间小屋。我呆在那儿安全些。要是有什么风声，你就给我报信。

约恩太太　你不再看看孩子了？

布鲁诺　（打了个冷颤）不了。

约恩太太　为什么？

布鲁诺　不，叶特，这辈子我再也不想看到他。再见，叶特！等一下，这儿有一块马蹄铁！（掏出一块马蹄铁放在桌上）

这是我捡到的，它会给你带来好运！我用不着它。

〔布鲁诺·梅歇尔克像来时一样无声地溜出去。约恩太太睁大眼睛惊恐地望着他消失的地方，像祈祷一样双手合在嘴边，颓然倒在沙发上，嘴里仍然嘟囔着，似乎在念祷词。

约恩太太 我不是杀人犯！我不是杀人犯！我没有想到事情会这样！

第 五 幕

约恩夫妇的家。约恩太太躺在沙发上睡着了。瓦尔布尔迦和施皮塔从走廊门进来。外面传来响亮的军乐声。

施皮塔　这儿一个人也没有。

瓦尔布尔迦　约恩太太！瞧，艾里希！约恩太太躺在那儿！

施皮塔　（和瓦尔布尔迦一起走到沙发边）她睡着了吗？的确！真不可理解，这么吵居然能睡着。（军乐声渐远。）

瓦尔布尔迦　嘘，艾里希！这女人让人毛骨悚然。你知道楼下大门口为什么有警察站岗，为什么他们不让我们到外面去吗？我害怕他们会把我关起来带到警察局去。

施皮塔　别疑神疑鬼的！你大概看见幽灵啦，瓦尔布尔迦。

瓦尔布尔迦　当那穿便衣的男人朝你走来，打量着我们，你问他是什么人，他从口袋里掏出警察身份牌时，我真感到天旋地转。

施皮塔　他们在搜查一个罪犯，瓦尔布尔迦。这就是刑事警察追捕什么人时常常进行的大搜查。

瓦尔布尔迦　另外，艾里希，我好像听见爸爸的声音，他好像在同什么人大声说话。

施皮塔 你太神经质了，也许你听错了。

瓦尔布尔迦 （约恩太太说梦话。瓦尔布尔迦吓了一跳）听，她在说梦话！

施皮塔 她的额头上全是豆大的汗珠。你瞧，她双手还紧紧地握着一块生锈的旧马蹄铁！

瓦尔布尔迦 （侧耳静听，紧张万分地）爸爸来了！

施皮塔 我真不懂你是怎么了。让他来吧，瓦尔布尔迦！重要的是，我们的决心要坚定，我们的良心是清白的。我已经准备好了，早就盼着最后的结果！（有人使劲敲门。施皮塔声音坚定地）请进来！

［哈森罗伊特太太推门进来，比以前气喘得更厉害。当她看见自己的女儿时，明显地松了一口气。

哈森罗伊特太太 谢天谢地！你们原来在这儿，孩子们！（瓦尔布尔迦颤栗着扑到她的怀里）丫头，你可把妈妈吓坏了！

［长久的唏嘘和沉默。

瓦尔布尔迦 请原谅，妈妈，我没有别的办法。

哈森罗伊特太太 不！你怎么能产生这样的想法，给一个母亲写这样的信？特别是我这样一位母亲，瓦尔布尔迦！你心里很痛苦，可你应该知道，我总是站在你这边的，总还可以给你出出主意。我不是不通情理的人，我也有过年轻的时候。可是跳河……跳河什么的，这样吓唬人可不是闹着玩的。希望我说得对，施皮塔先生。瞧你们这副样子，现在马上跟我回家去！约恩太太怎么了？

瓦尔布尔迦 啊，帮帮我们！跟我们在一起，带我们走吧，妈妈！你来了，我多高兴呀！这几天不知怎么，我害怕极了。

哈森罗伊特太太　那就走吧。假如您，施皮塔先生，不在绝望之中和这孩子干出蠢事来，那就更好了。在你们这个年纪应该有勇气！决不能因为有一点不顺心就找个借口随随便便地结束生命。人只能活一次！

施皮塔　啊，我有勇气！我从来没想过要在生活面前退却，怯懦地结束生命，除非瓦尔布尔迦拒绝我的爱情。如果那样，我会毫不犹豫地去死！尽管我暂时很穷，不得不去贫民食堂① 买一份汤混饱肚子，但这并不能摧毁我的信念，摧毁我对美好未来的希望。瓦尔布尔迦也坚信，总有一天，我们所经受的艰难困苦会得到补偿。

哈森罗伊特太太　生活的路是漫长的，你们还是孩子。对于一个大学生，一个还没有正式职业的人来说，去贫民食堂未必是坏事，可瓦尔布尔迦结婚后就苦了。我希望你们俩在那之前先准备一个炉灶，添置些必要的东西。另外，我已经说服你爸爸同意你们的婚事了。这可真不容易，要不是邮差早晨送来了他被任命为斯特拉斯堡剧院经理的消息，说服他简直是不可能的。

瓦尔布尔迦　（喜出望外）妈妈，啊，妈妈！这可真是太好了！

约恩太太　（蓦地坐起来）布鲁诺！

哈森罗伊特太太　（抱歉地）我们把您吵醒了，约恩太太。

约恩太太　布鲁诺走了吗？

哈森罗伊特太太　谁？哪个布鲁诺？

约恩太太　喏，布鲁诺！您不认识布鲁诺吗？

哈森罗伊特太太　嗯，不错，您弟弟叫布鲁诺。

---

① 19世纪德国城市慈善机构设立的食堂，专门向贫困者供应廉价的午餐。

约恩太太 我睡着了吗?

施皮塔 您在梦中还大喊大叫来着,约恩太太。

约恩太太 您没看见,施皮塔先生,院子里的那帮孩子……您没看见,院子里的那帮孩子向阿达尔贝特的墓扔石头?我也在那儿,我左右开弓给了他们几个耳光。

哈森罗伊特太太 这么说来,您梦见您死去的头一个儿子了,约恩太太?

约恩太太 不,不,不是这么回事,我没做梦,经理太太。后来,我带着阿达尔贝特去了户口登记处。

哈森罗伊特太太 可是,阿达尔贝特已经死了……您怎么会……

约恩太太 啊,一个孩子生下来,就活在母亲的心里,要是死了,他就更加活在他母亲心里。您没听见那排木板房后面的狗叫吗?月亮周围有个很大的晕环!布鲁诺,你走上邪路了!

哈森罗伊特太太 (摇晃着约恩太太)您醒醒,约恩太太!约恩太太!您病了,得让您丈夫陪您去看医生。

约恩太太 布鲁诺,你走上邪路了。(钟声响起)外面在敲钟吗?

哈森罗伊特太太 祈祷仪式已经结束了,约恩太太。

约恩太太 (完全醒了,怔怔地望着四周)我为什么要醒来?你们为什么不在我睡着的时候用斧头把我的头砍下来?我在梦中说了些什么?嘘!别向任何人提起一个字,经理太太!(一翻身爬起来,整理别着许多发卡的头发。哈森罗伊特从走廊门上。)

哈森罗伊特 (看见他家里人不由得愣住了)

看哪，看哪，梯摩特乌斯，

看伊壁库斯的鹤[1]！

您不是说，附近有一家负责运送行李的店铺吗，约恩太太？（对瓦尔布尔迦）干得好，丫头，在你以年轻人的轻率想着你的好事的时候，你爸爸却为业务上的事来回奔跑了三个钟头。（对施皮塔）要是您知道拖着老婆孩子，每天挣得一点可怜的发霉的面包有多么困难，您也许就不会急于建立一个家庭了，年轻人。但愿命运保佑每一个人，使他们不至于有一天一贫如洗地被抛到柏林的最底层，同那些绝望的人一起在肮脏的地下室和下水道里为自己和家人的生存而挣扎。祝贺我吧！八天之后我们就要去斯特拉斯堡了。（哈森罗伊特太太、瓦尔布尔迦和施皮塔同他紧紧握手）一切我都会安排好的。

哈森罗伊特太太 哈罗，这些年来你的确体面地为我们作了艰苦的斗争。

哈森罗伊特 就像把一条快要沉没的破船划向安全的彼岸一样。我那些贵重的戏装是为了将诗人的梦想展现在世人的面前，可现在不知道落到了哪个贼窝里，穿在哪些散发着汗臭的人身上。这帮下贱的无赖！咳，还是说点高兴的事情吧！大车小车都已经装好了，马上就可以把我们的全部家当运到一个但愿能给我们带来好运的地方。（突然对施皮塔）希望你们俩在绝望之中别干出不理智的蠢事来，我要求您作出保证，尊敬的施皮塔先生。只要你们提出合理的愿望，我会在经济上支援你们。另外，我得问约恩太太一件

---

[1] 这两句诗引自席勒的长篇叙事诗《伊壁库斯的鹤》，在此表示十分惊讶之意。

事。首先，大门口站了一帮警察，不许任何人到街上去；其次，我想知道，为什么像我这样一个人，恰恰在时来运转的时候成了报纸发动的一场卑鄙的诽谤攻势的对象。

哈森罗伊特太太 亲爱的哈罗，约恩太太不懂你的话是什么意思。

哈森罗伊特 那好，那就让我们打开天窗说亮话。我收到了几封信，（拿出一叠信）一封，两封，三封，五封，差不多有整整一打！在这些信里，一些素不相识的人对发生在阁楼上的那件事向我表示祝贺。要不是地方小报的这些评论，我本来没把它放在心上。可这些报纸说，在郊区一个面具出租者，你们听听！……一个面具出租者的阁楼上发现了一个刚刚生下来的婴儿！……这种说法真叫我哭笑不得。毫无疑问，事情完全弄混了，可我不能背这口黑锅！特别是这帮家伙把那个出租面具的先生称为破产的蹩脚演员！你瞧瞧，太太，面具出租者之鹳[1]！这混蛋真该吃耳光！今天晚上我被任命为斯特拉斯堡剧院经理的消息就要见报了，与此同时我却成了公开的笑料。谁都知道，在一切诅咒之中嘲笑是最恶毒的诅咒。

约恩太太 大门口有警察吗，经理先生？

哈森罗伊特 是的！连克诺伯寡妇儿子的葬礼都无法进行。他们甚至不让小棺材和虔信教会的那个抬棺材的面目狰狞的家伙上车。

约恩太太 是哪个孩子的葬礼？

哈森罗伊特 您还不知道，克诺伯太太的小儿子，就是被那两

[1] 在德国，鹳鸟是新生婴儿的象征。

个陌生女人神秘地弄到我的阁楼上的那个孩子已经死了？就在我的眼皮底下死的，也许是由于生病。顺便问一下……

约恩太太　克诺伯太太的孩子死了？

哈森罗伊特　顺便问一下，约恩太太，您大概知道，那两个因为偷孩子而被警察抓住的女人最后怎么样了？

约恩太太　您说说，这难道不是上帝的手吗？这只手不是也抓住了小阿达尔贝特，让他夭折了吗？

哈森罗伊特　什么？我不懂这是什么逻辑。相反，我倒有点怀疑，那个胡言乱语的波兰姑娘，与阁楼上衣服被偷和克瓦夸罗在靴子里发现的那只奶瓶，还有报纸上乱七八糟的评论，是不是有联系。

约恩太太　您别瞎猜，经理先生，根本没有联系。您看见保尔了吗，经理先生？

哈森罗伊特　保尔？啊，他是你丈夫！不错，假如我没有弄错，他刚才还同那个胖警长浦伯说话来着，就是上我家调查衣服被偷的那家伙。

［约恩上。

约恩　哼，叶特，我没有说错吧？这么快就出事了。

约恩太太　出了什么事？

约恩　路灯柱子上贴了警察局的布告，谁要是告发，就能得到一笔赏金。难道我不应该挣这一千马克？

约恩太太　怎么回事？

约恩　你不知道吗？警察和宪兵的这次行动就是冲布鲁诺来的！

约恩太太　究竟是怎么回事？这是谁说的？为什么要这样？

约恩　孩子的葬礼已经停止，有两个送葬的家伙，两个地地道

道的坏蛋，被抓住了！您瞧，真是报应啊，经理先生！我跟一个女人结了婚，而她的弟弟却遭到侦缉队的追捕，因为他在郊区离施普雷河不远的地方，在丁香花丛下面杀死了一个女人。

哈森罗伊特 天哪，约恩先生，上帝不会容忍这种事的。

约恩太太 撒谎！我弟弟不会干这种事！

约恩 哼，这才新鲜哪，叶特。经理先生，前不久我还说过，她的这个弟弟是个什么货色。（发现桌上的丁香花束，一把抓起）您瞧瞧！这恶棍刚才还在这儿！他要是敢再来，我会第一个把他的手脚捆起来，让他受到正义的惩罚。（在屋里四下搜寻。）

约恩太太 收起你的所谓正义吧！正义连天上都没有，更别说人间了！这儿没有人来过，这一束丁香是我从汉格斯堡带来的，你妹妹屋子后面就有一大丛。

约恩 你根本没去过我妹妹那儿，叶特。这是克瓦夸罗刚才对我说的！警察局的人已经查明了。他们在施普雷河边的公园里看见你来着……

约恩太太 撒谎！

约恩 你在公园的凉亭里过夜来着。

约恩太太 怎么？你这次回来就是要毁掉这个家么？

约恩 就是这么回事！事情到了这种地步，赖还有什么用！这个家已经毁了！我早就料到会出事！

哈森罗伊特 （紧张地）那个不久前像一头母狮一样争夺克诺伯太太的孩子的波兰姑娘，后来又出现过吗？

约恩 那个被杀的女人就是她。警察今天早上发现了她的尸体。我说这姑娘是布鲁诺·梅歇尔克弄死的，我的舌头绝

对不会抽筋。

哈森罗伊特 （急速地）那她大概是他的情人了。

约恩 您问我老婆吧，我不知道。我早就担心会出事，所以根本不愿意回家来。我的老婆跟这样的人混在一起，又没有力量摆脱他们，不出事才怪呢。

哈森罗伊特 走吧，孩子们！

约恩 干吗要走？您尽管呆在这儿好了！

约恩太太 你还想干什么？打开窗子大声嚷嚷吧，让全世界都知道好了！命运让我们遭到这样的不幸已经够糟糕了。咗！不久你就不会再见到我了。

约恩 不错，就是要这样！我就是要嚷嚷，让所有的人都知道，让走廊里、大街小巷的人都知道。院子里的木匠们，裁缝店的小伙子和姑娘们，我见了这些人就要告诉他们，我老婆有这样一个混账弟弟，并且因为袒护他把自己也毁了。

哈森罗伊特 那个自称是孩子母亲的漂亮姑娘真的死了吗，约恩先生？

约恩 我不知道她是不是漂亮，不过她这会儿躺在停尸房里，这是确确实实的。

约恩太太 我知道她是个什么货色！一个黑良心的、下流的女人！和不三不四的男人乱搞，跟一个蒂罗尔人生了个孩子，又被那人一脚踢开了！那孩子还没生下来，她就恨不得掐死他，后来又和在普洛岑湖坐过一年半牢、假充圣人的娼妇基尔巴克跑到这儿来要孩子。她和布鲁诺有没有瓜葛，我怎么知道？也许有，也许没有！布鲁诺犯了罪，这和我有什么关系！

哈森罗伊特 那么您早就认识这姑娘了，约恩太太？

约恩太太 我怎么会认识呢？我根本不认识她，经理先生！只不过人人都这样说罢了。

哈森罗伊特 您是个规矩的女人，约恩太太，而您，约恩先生，是个本分的男人。您内弟所犯的罪行是个可怕的事实，但我认为，这并不能从根本上动摇你们家庭生活的基础……不过，你们得开诚布公地……

约恩 不行！我不能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跟这样的无赖呆在一起！（用拳头捶了捶桌子和墙壁，又跺了跺地板）您听听这声音，泥灰在糊墙纸后面劈里啪啦往下掉！这儿的一切都腐朽了！木头全部腐烂了！一切都被蛀虫蛀空，被老鼠啃光了！（在地板上跳了几下）一切都在摇晃，每时每刻都可能彻底倒塌！（打开门）塞尔玛！塞尔玛！在一切彻底完蛋，成为一堆废墟之前，我得从这儿离开。

约恩太太 你叫塞尔玛干什么？

约恩 叫塞尔玛抱着孩子，跟我一起上我妹妹那儿去。我得把孩子交给我妹妹。

约恩太太 那你可打错了算盘！你敢碰他试试看！

约恩 难道我的孩子应该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像布鲁诺一样被警察追捕，并且在监狱里呆上一辈子？

约恩太太 （对着低嚷道）这根本不是你的孩子，知道吗？

约恩 什么？我倒要看看，一个合法的丈夫在他老婆失去理智和杀人犯同流合污时，应不应该为他自己的孩子作出安排。我倒要看看，究竟是谁有这种权利，谁更加强大！塞尔玛！

约恩太太 我要打开窗户喊了！经理太太，他们要抢走一个母

亲的孩子！这是我的权利，我是这孩子的母亲！这难道不是我的权利？难道我错了么，经理太太？他们逼迫我，想剥夺我的权利！我把这裹着破布的、被人抛弃的孩子抱回家，又搓又揉的，费了好大劲才使他慢慢活过来。他难道不应该属于我？要不是我，三个星期前他早就被埋在土里了。

哈森罗伊特　约恩先生，调解夫妻之间的纠纷本来不是我的事，这样做的结果往往费力不讨好。您的荣誉感虽然受到伤害，但您不应当鲁莽从事。她终究是您的妻子，布鲁诺所干的事情不应该让她负责。别抱走孩子！您不能太绝情！事情本来已经够不幸了，可您还要火上浇油。

约恩太太　保尔，孩子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是我用血换来的！整个世界都跟我作对，这还不够，你也来逼我，这难道就是你的情份？我简直像是被一群饿狼包围了。你可以弄死我，可决不能碰我的孩子！

约恩　经理先生，今天早晨我刚刚坐火车带着我的全部家当回家来。汉堡、阿尔托那，一切都已经结束了。我想，即使钱挣得少一点，可终于跟家人在一起了！抱抱孩子，逗孩子玩玩，这就是我的心愿……

约恩太太　保尔！来吧，保尔！（走到他跟前）把我的心掏出来吧！

〔她久久地望着他，然后跑进木板屋里。从那儿传来婴儿的哭声。

塞尔玛从走廊门上。她身穿丧服，手里拿着一个小花圈。

塞尔玛　有什么事？您刚才叫我，约恩先生。

约恩　穿好衣服，塞尔玛！去问问你妈妈，能不能跟我一起到汉格斯堡我妹妹那儿去。你可以在那儿挣点钱。抱上我的孩子，跟我一块儿走！

塞尔玛　不，我再也不碰那孩子了。我害怕，妈妈和那个警察都骂我。

约恩太太　（从木板屋走出来）咦，他们干吗要骂你？

塞尔玛　（大哭）那个叫希尔克的警察还狠狠地打了我一下。

约恩太太　哼！让他再……让他再试试！

塞尔玛　我怎么知道那波兰女人要抱走我弟弟！我要是晓得我弟弟会死，我就会掐她的脖子。小贡多弗里德的棺材还在楼梯上，妈妈就晕过去了，这会儿躺在克瓦夸罗家的床上。他们要把我送孤儿院，约恩太太。（咧开嘴哭。）

约恩太太　那你得高兴！再没有比呆在你们家更糟糕的了。

塞尔玛　我得受审！他们已经确定我有罪了。

约恩太太　什么罪？

塞尔玛　说我把那个波兰女人生的孩子从阁楼上抱到您——约恩太太家来了。

哈森罗伊特　这么说来，阁楼上确实生了一个孩子？

塞尔玛　当然。

哈森罗伊特太太　在哪个阁楼上？

塞尔玛　就在那个放戏装的阁楼上。这和我有什么关系？我知道是怎么回事吗？我只能说……

约恩太太　走吧，塞尔玛！你是清白的，别管人家怎样胡说八道。

塞尔玛　我反正不对别人说，约恩太太。

约恩　（一把抓住想溜走的塞尔玛）别走，你别想溜！说实话！

你刚才说，“我不对别人说”。您听见了，经理太太？施皮堵先生和小姐也听见了。说实话！在我知道布鲁诺和他的情人干了什么，你们把那孩子弄到哪儿去之前，你别想走出这屋子！

约恩太太 保尔，我对上帝发誓，我什么也没弄走。

约恩 是这样吗？……快把你知道的讲出来，丫头！我早就发觉你和我老婆有点不对劲，现在挤眉弄眼也没用。那孩子死了还是活着？

塞尔玛 不，那孩子活着，约恩先生。

哈森罗伊特 你偷偷地把他从阁楼上抱到这儿来了吗？

约恩 要是那孩子死了，那你就等着吧，你也会像布鲁诺一样掉脑袋！

塞尔玛 我说过，那孩子还活着。

哈森罗伊特 我想，你并没有从阁楼上抱什么孩子下来？

约恩 而你，汉娜叶特，对这一切竟一点儿都不知道？（约恩太太怔怔地望着他。塞尔玛茫然地望着约恩太太）汉娜叶特，你把布鲁诺和那波兰女人的孩子弄走了，然后又把克诺伯太太的小家伙弄来冒充他。

瓦尔布尔迦 （脸色苍白，终于勉强地说出）您说说，约恩太太，那天爸爸上楼来，我和您愚蠢地爬到阁楼上藏起来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我以后再向你解释，爸爸。那时候我看见那波兰姑娘同约恩太太和布鲁诺呆在一起。

哈森罗伊特 你，瓦尔布尔迦？

瓦尔布尔迦 是的，爸爸。那时候你和阿丽丝·吕特布什在一起。我和艾里希约好在那儿见面来着，他因为没碰见我——我那时躲在阁楼上——就跟你说了一会儿话。

哈森罗伊特　我想不起来了。

哈森罗伊特太太　（对她丈夫）为了这件事，这丫头好几夜睡不着觉。

哈森罗伊特　假如您相信一个曾经当过律师的人，一个在检察官考试中栽了跟头并因此转向艺术的人……假如您听从我的劝告，约恩太太，那我就不得不说，在目前情况下，您为自己辩护的最好方法是把一切都毫无保留地说出来。

约恩　叶特，你们把那孩子弄到哪里去了？我现在想起来了，刑事警察对我说，他们正在寻找那个死去的女人的孩子。看在上帝的份上，这不会是你干的，不会是你为了消灭你弟弟的罪证对刚刚生下来的孩子下了毒手吧？

约恩太太　（笑）我会对小阿达尔贝特下毒手，保尔？

约恩　这儿谁也没说起阿达尔贝特。（对塞尔玛）你要是不说出布鲁诺和那波兰女人的孩子在哪儿，我就拧断你的脖子！

塞尔玛　他就在您家的木板屋里，约恩先生。

约恩　他在哪儿，叶特？

约恩太太　这我可不告诉你。

〔木板房里的孩子哭。

约恩　（对塞尔玛）说实话！要不我就把你交给警察，知道吗？你看见那根绳子吗？把你的手脚捆起来交给警察！

塞尔玛　（惊恐地，脱口而出）他不是正在哭吗，您认识那孩子，约恩先生！

约恩　我？

〔他不解地看看塞尔玛，又看看哈森罗伊特。当他把目光投向自己的妻子时，突然似有所悟，好像明白了事情的真相，几乎站立不稳。

约恩太太　别相信这卑鄙的谎言，保尔！这都是她妈妈出于报复指使这丫头编造的谎言！保尔，你干吗这样看着我？

塞尔玛　您想把我也扯进去，约恩大娘，这可太不像话了。既然是这样，那我就要说出来了。您完全清楚，是您让我把那波兰女人的孩子抱下来，放到您家刚刚买来的婴儿车里的。这我可以发誓！

约恩太太　撒谎！你说，这孩子不是我生的？

塞尔玛　您根本就没生孩子，约恩太太。

约恩太太　（抱住约恩的膝盖）这不是真的！

约恩　放开我！别脏了我的身子，汉娜叶特！

约恩太太　保尔，我没有别的办法，我只能这样做。我自己也被人骗了，后来只好将错就错，往汉堡给你写了封信。你高兴得不得了，我也就没法再告诉你事实真相了。当时我想，现在只能这样！假如我不那么做，那……

约恩　（平静得可怕）让我想一想，叶特！（他走到衣柜前，打开一只抽屉，将抽屉里的婴儿衣服扔在地上）谁知道这几个星期她用那沾满血的手白天黑夜干了些什么？

约恩太太　（像发疯似的将婴儿衣服捡起来，用一块布仔细地包好）保尔，你怎么能这样！无论你做什么都行，就是别再揭流血的伤疤！

约恩　（沉默，双手抱头颓然跌坐在一张椅子上）假如这是真的，叶特，我在坟墓里都会感到羞耻。（缩成一团，捂住脸。沉默。）

哈森罗伊特　您怎么能用这种办法来自欺欺人呢，约恩太太？您已经陷入了可怕的深渊！我们走吧，孩子们！这儿已经没有什么事好做了。

约恩 （站起身）我跟你们一起走，经理先生！

约恩太太 走吧！走得远远的！我不需要像你这样的男人！

约恩 （转过身，冷峻地）这么说，你把孩子抱走了，当他母亲想要回孩子时，你又让布鲁诺把她杀了？

约恩太太 你不是我男人！你还想干什么？你被警察收买了，拿了他们的钱却来送我上绞架！快走，保尔，你简直不是人！你这狼心狗肺的家伙！快去呀，让他们把我抓起来！为什么还不去？我现在才看清你的真面目！直到世界末日我都要鄙视你！

〔约恩太太向门口跑去。正在这时，警察希尔克和克瓦夸罗走进来。

希尔克 站住！谁也别想从这儿溜走！

约恩 请进，埃米尔！警察先生，您只管进来！这儿一切都正常！一切都平安无事！

克瓦夸罗 别上火，保尔，这与你无关。

约恩 （怒气冲冲地）你在笑吗，埃米尔？

克瓦夸罗 咦，这是什么话！希尔克先生只不过想把孩子送到孤儿院去。

希尔克 不错，就是这么回事。孩子藏在哪儿？

约恩 我怎么知道那些老巫婆为了捉弄人而变出来的小精灵在哪儿呢？留神烟囱，别让他从那儿飞出去！

约恩太太 保尔！这孩子别想活了！我活不成，他也活不成！他不应该再活下去！他得和我一起完蛋！

〔约恩太太飞快地跑进木板屋，抱着孩子重新出现，像发疯似的向门口冲去。哈森罗伊特和施皮塔挡住她的去路，想夺下孩子。

哈森罗伊特　站住！我不能不管！这儿得听我的！无论这孩子属于谁，他是在我的阁楼上生下来的！他的母亲被人杀死了，这就更加复杂。快，施皮塔，使劲！这可是你表现自己品质的机会！使劲，小心！好了，好极了！简直像抢救刚刚生下来的耶稣一样！您现在自由了，约恩太太！我们不阻拦您，只要您把孩子留下。

〔约恩太太冲出门。

希尔克　不许走！

哈森罗伊特太太　这女人疯了！快拦住她！

约恩　（突然大惊失色）快把她追回来！拦住她！她要出事！

〔塞尔玛、希尔克和约恩追赶约恩太太。施皮塔、哈森罗伊特、哈森罗伊特太太和瓦尔布尔迦围住桌上的孩子忙碌着。

哈森罗伊特　（小心地把孩子安顿在桌子上）这个不祥的女人已经绝望了，可她不应该把孩子也毁掉！

哈森罗伊特太太　这女人把她全部的爱都倾注到这个孩子身上了，她爱他简直爱得发疯！但是哈罗，几句欠考虑的、过于严厉的话就可能把她逼上绝路。

哈森罗伊特　我并没说什么过于严厉的话，太太。

施皮塔　我有一种预感，这孩子将要失去母亲。

克瓦夸罗　这话不错。他父亲肯定不会认他，昨天那家伙在哈森海德刚刚和一个游乐场主的寡妇举行了婚礼。他母亲是个堕落的女人，而那个基尔巴克太太也是个坏蛋，她收养的孩子十个当中要死掉八个。看样子，这孩子不久也会完蛋。

哈森罗伊特　这一切都是天上的那个父亲一手决定的。

克瓦夸罗 您是说保尔，那个泥瓦匠吗？决不可能！我了解他，他的荣誉感可强啦。

哈森罗伊特太太 瞧这孩子，瞧他穿的衣服，做得多好，甚至还镶了花边！真是不可理解！这个胖得像洋娃娃的孩子真惹人爱，可转眼之间他就成了孤儿。

施瓦塔 假如我是以色列国王①……

哈森罗伊特 您就会为约恩建一座纪念碑！在这种毫无意义的争斗和命运中，可能有某种英勇崇高的东西，但即使是为正义而奋斗的科尔哈斯②也无法实现他的理想。还是让我们实际一点，按照基督教精神行事吧！也许我们可以收养这孩子。

克瓦夸罗 我劝您别插手这事！

哈森罗伊特 为什么？

克瓦夸罗 您得花一大笔钱，跟慈善机构、警察和法院没完没了地打官司。

哈森罗伊特 那我可花不起这个时间。

施皮塔 您不觉得这儿真的发生了一场悲剧吗？

哈森罗伊特 悲剧并不仅仅发生在出身高贵的人身上，我多次对您说过。

〔塞尔玛气喘吁吁地上。

塞尔玛 约恩先生！约恩先生，泥瓦匠先生！

哈森罗伊特太太 约恩先生不在这儿。你怎么了，塞尔玛？

塞尔玛 约恩先生，赶快到街上去！

---

① 指古以色列国王所罗门，传说以智慧著称，曾审判两妇人争夺一婴儿案。

② 德国作家克莱斯特（1777—1811）所著小说《米夏埃尔·科尔哈斯》的主人公。

哈森罗伊特　别嚷，安静点！到底出了什么事，塞尔玛？

塞尔玛　（上气不接下气）您太太……您太太……街上都是人……都是马车……挤得水泄不通……她直挺挺地……您太太直挺挺地躺在街上。

哈森罗伊特太太　这是怎么回事？

塞尔玛　天哪，上帝啊，约恩大娘跳楼自杀了！

【剧　终】